

洄溪醫案唐人法

張學華題



徐 洵 齋 醫 西  
寒 木 齋 入 流

韓南同年所著醫學叢書

之一  
桂 站 家



介紹黃幹南所著洄溪醫案唐人法出本

幹南黃孝廉博通醫籍著有幹廬叢書數十種唐千金類方二十七卷最為海內名醫  
許上海千頃堂書局影印行將出板近更纂洄溪醫案唐人法二卷以為千金方之羽翼  
通徹深微神秘獨得其中參以西醫學說辨異證同關係國醫科學前途甚鉅用特介紹  
同人各手一編以為中流一壺之準備因為定價從廉每本實洋一元四毫凡學校醫團  
一次訂購五十本得照八折計算原印無多購宜從速

張學華  
吳道鎔  
汪兆鏞

朱汝珍  
黃誥  
梁致廣  
同啓

發行廣州市下九路西黃幹南藥行

財廳前永漢路北黃幹南藥棧

代售上海三馬路望平街千頃書局



# 修行讀書

幹南仁兄修行讀書

隱賣藥吾友勿庵最稱其  
人乞余寫此以表之

戊午端午梁鼎芬記



此書根據唐醫參攷西籍為中  
西平議引申古義解悟新知淹  
貫中西為通曲證精心求力稿  
有心得醫家不可不讀之書也

癸酉五月堃並記



洄溪醫案唐人法序

扶胥之口龍坡之墟瀕海而東去黃岡三里迤西穀塘一鄉鬱鬱  
隱現平原秀出有山翼然曰壺盧岡下引清泉深廣逾丈俯瞰若  
巖谷面圓而中空下寬而上狹柄移東指旁見側出號稱壺盧井  
望氣者以爲靈秀所鍾生其間者子孫必將以道術顯吾友黃幹  
南居之先生世業岐黃少工舉業壯遊燕汴吳越晚而歸老於家  
以醫濟世今年七十有四嘗自壽撰聯有兩度秉官虛宦夢千金  
著論有遺書之語蓋唐千金類方二十七卷乃其晚年精心所構  
撰茲復標舉洄溪醫案唐人法以爲千金之羽翼徐氏靈胎爲有  
清一代醫學大家本案內外治法多本千金獨得神祕先生上自  
靈素下至百家之書探討有年洄溪醫論尤其生平所宗仰是書

貫通穿穴深切著明手法眼光益人神智不少竊以爲讀千金方不可不明唐人法讀洄溪書更不可不知醫案唐人法善讀古大書乃能妙用古人方憶余旅港兩載以腰腳乏力艱於遠行先生製藥惠贈果獲奇效賦詩奉謝句云香江石磴百盤紆風景何曾慰病夫自得鷹煎靈藥煉不勞鳩刻短筇扶臨流活水知魚樂攀嶺高風逐鳥呼腰腳阮孚今漸健未嫌梅菊對清癯余所刻渠園詩鈔嘗及之以藥治病是謂壽人以方傳人是謂壽世宣昔祕而釋衆疑使業醫得所指導壽世之功尤不可以里道計今夏書成問序於余余與先生交最久爰述其生平里居志行及著書大旨如此以餉世之精習千金方者癸酉閏端午日番禺張錫麟書於萬槩書堂

洄溪醫案唐人法序

歲己未。余與三水黃幹南創辦廣州醫藥實學館。前後六年。考試畢業。學生成就頗衆。顧以中西過渡時代。迄無統一善本教科書。擬廣集圖書。招羅賢俊。爲中醫藥革新之模範。因循未就。以至於今。幹南之言曰。大匠誨人。必以規矩。統一教科者。中醫革新之規矩也。學校畢業者。畢統一教科之業也。教科爲學校之母。教科未統一。粹美以前。出腹子安能受慈訓。精密貫輸之益。然此責不在醫生。而在政府。政府以生民性命信託醫生。醫生以生平學問救濟民衆。果能提倡保護。使學子精益求精。發明而光大之。千古中醫藥革新之機。良在於此。教科之體裁。以科學爲綱。內難傷寒金匱爲緯。唐宋以後諸名大家論注爲紀。西醫生理化學解剖組織



之微妙變通為輔發。凡起例提要鉤元。其要剪裁之。其次整齊之。

其次貫穿之。首尾銜接。類聚羣分。而宗旨一貫。數語教科之義例盡之藥學

則精製天然。不假人造。西藥人工物窮其作用。析其成分。就吾國多天然物少

本草及野生特效新藥。加以科學說明。將中藥盡力研究。必有最

新之實用。西醫謂黃連膽草補身開胃遠志止咳化痰中國近更發見麩豆籩治甜尿冬瓜海參治砂淋白鶴藤蒼朮熏

升治白痰注蛻螂蟲搗敷治乳巖凡西藥之可以中藥代者。西醫謂檳榔草果可代金雞納霜

遠志可代衣畢格之類概以中藥代之。其不能代者。偏方奇藥。異

氣所鍾。間取一二以補中藥之缺。今婦人孺子稍具常識。皆知吾

國藥物之功用。辨其土宜。適其氣候。全其性味。草根樹皮。靈藥滿

山。悉呈異寶。因而導之。人人有普通之識。物物有財用之資。此即

中醫藥之科學化也。雖然猶有說。中醫藥專門學校。最重人材。資

格不嚴。則成就必少。國文一科。不能不設備。古書之奧義。古文之  
理法。非詳爲講說。必無理趣之可尋。西醫譯本。文義多晦。語費辭  
支。常有卒讀數十行。翻閱數十篇。尙未能說明其宗旨者。徒耗精  
神。費時日而已。余深韙其言。此書適成。問序於余。余與幹南辦學  
有年。均銳志於統一教科者。綆短汲深。心勞力絀。然終冀國醫藥  
有革新完成之一日。洄溪學說。舉世宗仰。雖師漢人法。而喜用唐  
人方。儻先生生百年後。本其絕世之聰強。以闡開新之理化。其所  
得當有出千金外者。科學之進化。時也勢也。讀竟因述其議論所  
得如此而歸之。

初序

民國二十二年癸酉六月廣東醫學求益社社長南海黎元望棣

洄溪醫案唐人法自序

余少覽徐氏洄溪所著書。深服其議論。以為學問理解。貫穿古今。澄思眾慮。每有疑義。一經疏析。洞若神明。及讀醫案一編。手法眼光。且驚且喜。誠有如袁太史作先生傳。所謂目瞠心駭。帖帖警服。而卒莫測其所以然者。至其用藥。或引其緒而未組其綱。或隱其方而未詳其製。博檢冥搜。初學讀之。不無疑誤。晚著唐千金類方。始悟妙義精思。內治外治。唐人搜集之奇方。皆洄溪善用之神術。先生自言喜用唐人方。見所批葉氏眩暈案後今觀案中論治中風。首取小續命。驅風治法。自仲景侯氏黑散風引湯。外以千金小續命湯為第一主方。產後血臑。變用肉桂大黃黃連。案內明言用唐人法。肺癰亦集唐人以來治法。見蘇州錢君復菴案內。所批葉案。斤斤以天士未讀唐人書為憾。因述徐案唐人法。以明所自本。



參悟通徹。具有師承。其法雖不盡出於千金。而變通利用。足與千金相發明者不少。爲一一揭出。并附鄙見說明。疑義既伸。祕方盡泄。亦讀洄溪書者所樂聞也。癸酉七月三水黃恩榮敘於佗城西之幹廬



凡例

一 洄溪嘗疑千金方論病偏雜。不無後世臆度之說。然用意之奇。用藥之巧。自成一家。亦極力推重。故有取長舍短。可資博採之議。見徐著醫學源流此編原本千金。志晦而隱。然理法具在。谿徑可尋。洄溪讀書。其眼光學力。深到如此。

一 葉氏醫案。陳氏外科。爲洄溪手定之本。其配方用藥。有與徐案相發明者。間亦採入。以資考證。

一 王孟英宗仰洄溪。論證處方。好勇過我。饒有膽識。卽余案後評議。自述經驗。及間引名家之治論。與洄溪醫說互有參差。然神明會通。在人善用。助我起子。全屬虛心。非逞私臆。

一西醫學說。注重實質。其病理診斷。多由解剖組織而來。如肌體治療。臟器治療。精神治療。手術治療。生理化學之成分。實足供吾人之考究。其中離合得失。所入之途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溫故豈憚知新。失禮不妨求野。取長舍短。宗旨會歸。他日中醫學之發明。安知不進而益上也。

一洄溪學行。具載清史。不僅以醫名。其關係重要。而遺聞或不傳者。如蔣文恪公醫案。明李可灼紅丸醫案。發人所未嘗發。斷人所不敢斷。力翻數百年冤獄。爲西人法醫學之嚆矢。餘論學醫。刺時文。別吳復一各新道情。該諧雜作。可以想其高致。後人多未見及。補錄於後。以誌景仰。

一余素喜著書。古人醫籍。隨讀隨鈔。隨編。不下數十卷。印行。

者二三種。喜作文。除考試應課外。遺藁不可收拾。著書猶可活人。作文無裨家國。讀洄溪刺時文俚曲。爛時文爛始泥。咄咄逼人。起廢疾。鍼膏盲。更爽然自失。顧小道可觀。文章代聖賢立言。談何容易。附呈遊戲數首。無聊解嘲。是否為先生所唾棄。則不敢知也。

癸酉八月幹南識



洄溪醫案目次

中風

惡風

周痺

癩

傷寒

別足傷寒

外感停食

時證

遊魂

失魂



北京中醫藥大學圖書館版權所有



崇病

瘟疫

暑

暑邪熱呃

瘧

痢

畏寒

畏風

痰

痰喘

痰喘亡陰





腸紅

血痢

崩

瘀血衝厥

胎中毒火

子利

試胎

產後風熱

產後血癥

產後腸癰

腿癰



南京中醫藥大學  
1954  
南京中醫藥大學圖書館版權所有

臂疽

項疽

對口

發背

對心發

肺癰

乳節

流注

惡疽

下疳

筋瘤



南京中醫藥大學圖書館版權所有  
1994

附徐靈胎先生傳

診蔣文恪公醫案

論明史李可灼進紅丸醫案

論學醫

刺時文

應徵北上別吳復一

未幹南記序三篇制義五篇

有政醫廬記

唐千金類方自序

徐洄溪外科自序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



燕毛 辛卯鄉試次藝

賢聖之君六七作

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

甲利兵矣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 三章



洄溪醫案唐人法

吳江徐大椿靈胎著

民政部醫官舉人三水

黃恩榮編述

男

中醫藥學專門畢業  
東南醫科大學學士

黃涕君校對

中風

封門金姓。早立門首。卒遇惡風。口眼喎邪。噤不能言。醫用人參桂附諸品。此近日時醫治風證不祧之方也。趣余視之。其形如尸。面赤氣粗。目瞪脈大。處以祛風消痰清火之劑。其家許以重資留數日。余曰。我非行道之人。可貨取也。固請。余曰。與其誤藥以死。莫若服此三劑。醒而能言。不服藥可也。後月餘。至余家拜謝。問之。果服三劑而起。竟不服他藥。惟腿膝未健。手臂猶麻。為立膏方而全愈。此正內經所謂虛邪賊風也。以辛熱剛燥治之固非。以補陰滋膩

治之亦謬。治以辛涼佐以甘溫。內經有明訓也。

本文口眼喎邪噤不能言

恩榮按中風爲病名。口眼喎邪噤不能言。則其證也。西醫重解剖。必明其病竈之所在。體質之實驗。故以病狀定病名。如肺結核。腦膜炎。子宮膜炎等。就其臟器之變動。名之中醫重理學。必究其陰陽之傳化。邪氣之侵襲。如中風。傷寒。外感。時證。瘟疫。暑熱。秋燥。瘧痢等。就其證候之變化。名之。西醫凡病變占據之局。所曰病竈。如某證狀。因某臟器而發。某臟器卽爲病竈。千金論。眼瞤動。口脣動偏喎。引之狀。皆風入脈。急與小續命湯。伏龍肝散。和雞冠血。及鼈血塗。偏左塗右。並灸吻邊橫文赤白際。逐左右。與塗法同。隨年壯風入臟。使人喑啞卒死。





又按不能言有二候。千金論脾脈絡胃俠咽連舌本散舌下。心之別脈系舌本。心脾二臟受風邪故舌強不得語多死。巢氏病源千金方論三陽之筋並絡入頷頰夾於口諸陽爲風邪所客則筋急故口噤不能言未必便死舌強與口噤均不能言而入臟與入脈證候亦微別人所不知。

本文祛風消痰清火之劑

恩榮按千金論夫諸急卒病多是風語出素問風行必燥熱盛生痰凡治此證必兼驅風消痰方有出路千金諸風門附風寒風熱兩候風寒方用酒風熱方用湯如心風虛熱生麥冬汁洄溪謂麥冬潤臟人所不知枸杞根白皮荆竹瀝汁生薑參苓甘杏石膏黃芩恍惚煩悶合梔仁香豉驚邪恐懼合牛黃龍齒鐵精腎



風積熱。麥冬、萎蕤。洄溪萎蕤亦嫌滯隔。地骨皮、丹皮、澤瀉、生地汁、納蜜。

及薑汁、甘寒、生津、痰火、風兼治。深合經旨。

又按千金風痺第五。有四竹瀝湯。皆以竹瀝為主。方下凡風。

多熱。常宜服荆竹瀝、生薑汁、三味。又謂竹瀝飲子。竹瀝在葛汁生薑汁。

患熱風者。必先用此制其熱毒。甚者加石膏、黃芩、羚羊角。洄

溪謂此通經絡之方。外臺方內生葛根亦當用汁。

又按徐批葉氏醫案。祛風用黃甘菊、小黑豆、衣、明天麻、白蒺

藜。消痰用川貝母、化橘紅、陳膽星、花粉、竹瀝、薑汁。清火用青

蔗漿、蘆根汁、柿霜、石斛、生地、元參。甚則川連、羚羊、犀角。謂此

等方。皆唐以前治風之良法。其意可師。

本文腿膝未健。手臂猶麻。為立膏方。



恩榮按。千金諸風有酒方。無膏方。蓋主風冷而言。本案所中  
主風熱。不宜酒而宜膏。腿膝未健。手臂猶麻。中風已過。痰火  
未清。爲立膏方。內服驅風舒經活血。千金翼生地黃汁。竹瀝  
各一升。獨活三兩。成方。外摩千金風毒腳氣野葛膏。衛侯膏  
膏。曲魚膏。諸法可選用。

本文內經虛邪賊風

恩榮按。千金論賊風乘後方。空虛而來。語本內經。故謂之虛邪。  
其來虛。其入實。外不得洩。內不得通。邪無出路。與風乘虛入。  
指人身之虛不同。

西門外汪姓。新正出門。遇友於途。一揖而仆。口噤目閉。四肢癱瘓。  
鼻歸不省人事。醫亦用人參熟地等藥。其母前年曾抱危疾。余爲



之治愈。故信余求救。余曰：此所謂虛邪賊風也。以小續命湯加減。醫者駭謂壯年得此，必大虛之證，豈可用猛劑？其母排眾議而服之。隔日再往，手攬余衣，兩足踏地，欲作叩頭勢。余曰：欲謝余乎？亟點首。余止之。復作垂涕感恩狀。余慰之。且謂其母曰：風毒深入舌本，堅硬，病雖愈，言語不能驟出，毋驚恐而誤投溫補也。果月餘而後能言。百日乃痊。

本文粹仆口噤目閉四肢癱瘓

恩榮按亦風痰閉塞邪入經絡危候

本文小續命湯加減

恩榮按千金中風有三小續命。皆用麻黃桂枝湯佐附子黃芩防己。或歸朮黃芩防風。謂有一狀相似。卽當急服。不必問。

其中經中臟與否。語見諸風卒中。方下爲中風主方。然因證加減。方不  
本有熱者去附子。倍芍藥。若熱甚更可去桂。義見下王公敘  
揆案。又大續命有有熱者除生薑加葛根之例。變化在人。總  
不能舍此以立法。

運使王公敘揆自長蘆罷官歸里。每向余言手足麻木而痰多。余  
謂公體本豐腴。又善飲啖。痰流經脈。宜搏節爲妙。一日忽昏厥。遺  
尿。口噤手拳。痰聲如鋸。皆屬危證。醫者進參附熟地等藥。煎成未  
服。余診其脈。洪大有力。面赤氣粗。此乃痰火充實。諸竅皆閉。服參  
附立斃矣。以小續命湯去桂附。加生軍一錢爲末。假稱他藥納之。  
恐旁人之疑駭也。戚黨莫不譁然。太夫人素信余。力主服余藥。三  
劑而有聲。五劑而能言。然後以消痰養血之藥調之。一月後步履

如初。

本文小續命湯去桂附加生軍一錢

恩榮按。三陽之病。邪在於經。用石膏。邪在於腑。用大黃。千金小續命。用黃芩。防己。大續命。西州續命。大續命散。用石膏。以石膏爲陽明主藥。續命者。散更佐升麻。引陽明清氣。蓋風燥傷液。由經入腑。胃適當其衝。非清陽明。無以杜諸風出入之路。非引陽明清氣。無以逐諸風。陷入之邪。今脈洪。大有力。痰火充實。諸竅皆閉。大黃摧陷廓清。大有能力。千金肺風發熱。大小便不利。大防風湯。麻黃防風。佐朮苓。地黃黃芩。納大黃。人參。心風虛熱。心煩悶。脾胃間熱。不下食。地黃煎。生地黃汁。枸杞根汁。荆竹瀝。參苓。天冬酥。合梔子。大黃。餘賊風入腹絞



痛。大巖蜜湯。小巖蜜湯。無不加大黃者。生軍力峻。爲未勢緩。萬穩萬當。洄溪善用千金。於此可見。

### 本文消痰養血之藥

恩榮按。中風善後辦法。風勝者驅風。養血痰多者消痰。養血甘涼。溫柔濡潤。通補最爲合法。徐批葉案。驅風消痰。早服煎湯。以治上。生津育陰。晚服丸方。以治下。或兩法兼用。爲丸。或熬膏。早晚調滾水。或竹瀝薑汁和服。清上安下。滋液熄風。濡養營絡。尤得千金之秘。養血不必芎歸。如製首烏。胡麻。小黑。稽豆。肉蓯蓉。旱蓮草。桑寄生。清和平淡。不失古人之法。故洄溪推爲大家。

又按葉氏肝風汪案方下。如寐舌瘖。面赤亮汗出。厥陰肝風。



突起。致精神冒昧。七八日聲音不出。乃機竅不靈。當急則治標。宣利上焦痰熱。佐之若地冬。養陰陰未驟。生徒使墜泥在。皖。涇溪以爲名言。故養血消痰。不能不兼顧。此又不可不知也。

張由巷劉松岑。素好飲。後結酒友數人。終年聚飲。余戒之不止。時年纔四十。除夕向店沽酒。秤銀。手震秤墜。而身亦仆地。口噤。不知人。急扶歸。歲朝遣人邀余。與以至寶丹數粒。囑其勿服他藥。恐醫者知其酒客。又新納寵。必用溫補也。初五至其家。竟未服藥。診其脈。弦滑洪大。半身不遂。口強流涎。乃濕痰注經傳腑之證。余用豁痰驅濕之品。調之月餘而起。一手一足不能如舊。言語始終艱澀。初無子。病愈後連舉子女。皆成立。至七十三歲而卒。誰謂中風之





人不能永年耶。凡病在經絡筋骨。此爲形體之病。能延歲月。不能除根。若求全愈。過用重劑。必至傷生。富貴之人。聞此等說。不但不信。且觸其怒。於是諂諛之人。羣進溫補。無不死者。終無一人悔悟也。

本文碎仆口噤。不知人與至寶丹。

恩榮。按口噤。不知人。總屬風痰閉塞。機竅不靈。非急與芳香。宣竅解毒。必壅塞致危。局方至寶丹。犀角玳瑁牛黃神物通靈。琥珀雄黃硃砂金箔金石鎮墜麝香龍腦安息芳香。走竅深入關竅。頑痰惡風邪有出路。足補千金所未備。若一轉關。卽當易方。

本文豁痰驅濕之品

恩榮按終年聚飲濕淫熱盛痰入經絡半身不遂口強流涎  
上蒙清竅大氣阻絕其勢至危但注經傳腑病在經絡筋骨  
未入於裏急與豁痰驅濕仍不外千金風痲第一方竹瀝飲  
子竹瀝生薑汁生葛汁三味及第三方竹瀝生薑加獨活防  
風防己黃芩白朮羚羊石膏天冬石斛地黃地骨五加皮中  
膝杜仲丹參遠志茯神橘皮厚樸枳榔薏仁等斟酌善用  
又接近世以中風爲腦出血病人之靈機在腦腦中血管開  
裂則血壓腦髓卽見頭昏卒仆周身抽搐口眼歪斜等證如  
見鼻息大聲痰涎湧出其病竈義詳上封門金姓案本文在  
口眼喎邪噤不能言按後在  
腦髓之皮質部乃肺臟之神經失其功用肢體癱瘓或麻木  
痺痛其病竈在內囊之後部乃神經失動作之功用或不知

痺痛冷熱。其病竈在內囊之最後部。乃神經失知覺之功用。此但詳於組織臟器之解剖變化而略於所以發生症狀之理由。其治療諸法亦無甚把握。科學雖重實質而醫理終憑經驗顯微必資光鏡而診斷端在臨牀。千金之治法如此。河溪之師承亦如此。後賢聚訟可以少息矣。

本文半身不遂

恩榮按。半身不遂。金匱言中風已過之疾。邪客半身入深。真氣去則偏枯。病名偏風。巢氏病源偏風者。風邪偏客於身一邊是也。然亦有一起卽卒仆而卽半身不遂者。甚則口噤眼歪。神昏舌瘖。證現風象。但不得混以中風之名。千金於諸風方論多言半身不遂。而於偏風門反未有言及不遂證狀。致

令後人手眼不能確定。查偏風門。只出防風湯一方。麻葛桂  
薑防杏芷芎羌活以驅風。石膏以清火。葶薤苈以利濕。狗  
脊牛膝合附子以強筋。白朮以益土。與大小續命湯相出入。  
惟方後一劑一針九劑九針。或灸。用法稍異。辛寒互用。猶是  
中風虛熱治法。後人妄擬溫補。又針灸乏術。坐視不救。義本  
洄溪  
西醫謂中風有肢體癱瘓者。腦氣筋失其動作功用。口歪於  
左則右癱。口歪於右則左癱。因無病一邊其肉有力。有力則  
能縮。故也。惟舌尖則歪向一邊。必與癱一邊相對。蓋舌力伸  
縮。左右均稱。舌尖居中。左癱舌尖必向左。右癱舌尖必向右。  
伸力偏在無病一邊。故也。一肢或一部謂之偏。上身或下身  
謂之截。下部氣筋不上接於腦。則兩足跛癱無力。如斷截然。

此專以半身不遂歸咎於腦氣筋之乏力。然未究其所以乏力之故。理由尚未足。又王勳臣醫林改錯專論半身不遂無中風之名。以爲既無寒熱表證。又無疼痛兼病。以爲皆屬氣虛。非風邪所中。至口眼歪斜。語言蹇澀。口角流涎。大便乾燥。小便頻數。遺尿不禁。亦由元氣虧損。血絡阻塞。而然。非痰火所升。氣併於左。則右無力。氣併於右。則左無力。半身無氣力。則不能動。故曰不遂。若忽然歸併於上半身。氣不能行於下。則兩腿病痿。愚謂如此足痿上實下虛爲風痺之一證。乃亦以爲氣虛無力不關絡熱與風痰強分身上下。畫蛇添足。未免越理橫斷。况氣併於上法當填固實下。以攝納真氣。豈可用黃耆升提壅補。以阻塞精氣乎。此又不辯而自明也。特製補陽還五湯。重用黃耆補氣爲君。輕用川芎歸尾赤芍桃仁紅花通瘀爲臣。地龍宣絡爲佐使。初起少加防風。

為引導。所言不遂之病狀。病因與西醫血激腦體。脈管暴裂。氣筋失其功用。及知覺法與放血不同。而後人試用。亦有效者。然此湯認定陽明氣虛。內經生氣通天論不關絡熱與風痰。方可。况西法但知冰腦。不知安腦。但知放血。不知養血。動臣但知補氣通血。不知滋液驅風消痰之法。惟王肯堂證治準繩謂半身不遂。卒仆偏枯。雖有多因。未有不由真氣不周而病者。治療之方。不用黃耆為君。人參當歸白芍為臣。防風桂枝鉤藤竹瀝薑汁葛汁梨汁乳汁韭汁為佐。使而雜脊乎烏附羌獨之屬。涸營而耗衛。如此死者。醫殺之也。云云。論治最為可師。若能以準繩為宗。並備諸法。初起至寶丹。深入大活絡丹。外摩太傅白膏。衛侯青膏等。見千金風門補針灸所



不及。則半身不遂。扶正抑邪之正治。不可易也。

### 附論痿

恩榮按。痿亦風痺之一證。半身不遂。病偏手腳。痿證。病偏腰腳。左右上下之別。近患此證頗多。富貴高年尤甚。日久失治。遂成痼疾。千金名猥退風。巢源風猥退者。四肢不收。身體疼痛。亦有。不痛者。千金風痺者。身無痛。四肢不收。然肌肉虛滿。邪氣淺者。脈偏痛。易治。邪氣深者。脈不痛。難痊。肌肉虛滿。骨節懈怠。腰腳緩弱。不自知覺。體虛內挾。濕熱鬱積。而生病。生氣通矣。論因於濕。首如裹。又曰。濕熱不攘。大筋縵短。小筋弛長。縵短為拘。弛長為痿。卽其候也。五臟皆有痿。經言心熱脈痿。肝熱筋痿。脾熱肉痿。腎熱骨痿。而皆關於肺。故曰。肺熱葉焦。發為痿躄。又曰。治痿獨取陽明。洄溪論治。陽明為諸筋

總會而用藥則補腎爲多以腎又爲筋骨之總司金剛丸虎骨四筋丸虎潛丸養真精血逐其風痰佐以大活絡丹通其經絡大略無誤約而言之有太陰有陽明有少陰皆與厥陰有連合關係病情殊多混雜茲更分別言之以便臨牀之診察焉。

### 太陰火燥

肺屬太陰。主身之皮毛。上文所言肺熱葉焦。清肅之氣不能充周於身。則皮毛虛弱。急薄著。則生痿。臂由太陰液虛不能生水。內風變動。木火刑金。故足弱不任。亦有因太陰濕晦而致痿者。經言有漸於濕。以水爲事。若有所留。居處相濕。肌肉濡漬。痺而不仁。發爲肉痿。上文所言濕熱不攘。卽其候。





陽明絡熱

胃屬陽明。經言陽明者五臟六腑之海。主潤宗筋。宗筋在束骨而利機關衝脈者。經脈之海。主滲灌谿谷。與陽明合於宗筋。陰陽總宗筋之會。會於氣街。而陽明爲之長。皆屬於帶脈。而絡於督脈。陽明絡熱。則宗筋燥。機關不利。而痿。陽明氣虛。則宗筋縱。帶脈不引。而亦痿。絡熱宜滋液。清胃氣。虛宜固衛。益氣。仍佐驅風消痰。庶無流弊。

陽明氣虛

陽明氣虛。卽太陰屬脾。氣虛也。內經太陰陽明論。陽明者表也。脾之五臟六腑之海也。四支皆稟氣於胃。而不得至經。必因於脾。乃得稟也。今脾病不得稟水穀氣。氣日以衰。脈道不利。

筋骨肌肉皆無氣以生。故不用焉。觀上半身不遂。王肯堂治法。專以黃耆。人參。當歸。爲主。深合經旨。然必兼驅風開痰。爲佐。使對於本病。始不走作。

### 少陰液傷

少陰屬心。屬腎。少陰液傷。心火亢盛。則補心之陰。如生地。玄參。丹參。竹葉。捲心。川連。犀角。心陽越逆。則補心之陽。如人參。炙草。茯神。益智。棗仁。龍齒。天麻。甘菊。若腎真內損。則養腎之陰。腎陽虛衰。并回腎之陽。會而通之而已。

叔子靜素無疾。一日余集親友小酌。叔亦在座。喫飯至第二碗。僅半頭。忽垂箸亦落。同坐問曰。醉耶。不應。又問骨哽耶。亦不應。細視之。目閉而口流涎。羣起扶之。別座。則頸已歪。脈已絕。痰聲起。不知

人矣。亟取至寶丹灌之。始不受。再灌而嚥下。少頃開目。問扶者曰。此何地也。因告之。故曰我欲歸。扶之坐輿內以歸。處以驅風消痰安神之品。明日已能起。惟軟弱無力耳。以後亦不復發。此總名卒中亦有食厥。亦有痰厥。亦有氣厥。病因不同。如藥不預備。則一時氣不能納。經絡閉塞。周時而死。如更以參附等藥助火助痰。則無一生者。及其死也。則以爲病本不治。非溫補之誤。舉世皆然也。

雄按。資生經云。有人忽覺心腹中熱甚。或曰此中風之候。與治風藥而風不作。夷陵某太守。夏間忽患熱甚。乃以水灑地。設簟卧其上。令人扇之。次日忽患中風而卒。人但咎其卧水簟而用扇也。暨見一澧陽老婦。見證與太守同。因服小續命湯而愈。合而觀之。乃知中風由心腹中多大熱而作也。徐氏

之論。正與此合。易曰風自火出。諺云熱極生風。何世人之不悟耶。若可用參附等藥者。乃脫證治法。不可誤施於閉證也。恩榮按。西醫以體溫高於常度。卽病理之發熱。乃體內燃燒之增加。當發熱時。覺疲倦不能操作。全身之活力。皆變爲熱而怠惰。一由腦系統之軟弱。二由內液質之改變。不關內外風之扇動。議卻粗淺。

本文目閉口流涎。頸歪脈絕。痰聲起。不知人。與至寶丹。

恩榮按。病與前同。風痰閉塞。機竅不靈。大氣阻絕。絕極則死。舍至寶丹。通竅開痰。透腦安神。無辦法。

本文處以驅風消痰安神之品。

恩榮按。前千金諸風門。心風虛熱。恍惚煩悶。生麥冬汁。枸杞。

根白皮、荆竹瀝汁、生薑、參、苓、杏、甘、石膏、黃芩、梔、豉、驚、邪、恐、懼、  
加牛黃、龍齒、鐵精最合法。又葉按中風神呆遺溺老人厥中  
夜不得寐。洄溪疏方。天麻、甘菊、半夏、茯神、棗仁、益智、人參、  
草、龍齒、精、切、可、師。

本文亦有食厥亦有痰厥亦有氣厥

恩榮按。洄溪謂人內外無病而忽然死者。其經絡臟腑本無  
受病之處。卒然感犯外邪。如惡風、穢氣、鬼邪、毒厲等物。閉塞  
氣道。一時不能轉動。則大氣阻絕。昏悶迷惑。久而不通。愈聚  
愈塞。如繫繩於頸。氣絕則死矣。若醫者知其所犯何故。以法  
治之。通其氣。驅其邪。則立愈。又有痰涎壅盛。阻壓氣道而死  
者。通氣降痰。則甦。此所謂痰厥也。以前諸項。良醫皆能治之。

中風

三 幹盧叢書之一



惟臟絕則不治。其人或勞心思慮。或酒食不節。或房慾過度。或惱怒不常。五臟之內。精神衰竭。惟一線真元未斷。行動如常。偶有感觸。元氣一時斷絕。氣脫神離。少頃卽死。既不可救。亦不及救。則卒死之最急者。至於暴遇鬼神。適逢冤讎。此又怪異之事。不在疾病之內矣。

### 惡風

湖州副總戎穆公廷弼。氣體極壯。忽患牙緊不開。不能飲食。絕粒者五日矣。延余治之。晉接如常。惟呼飢耳。余啟視其齒。上下止開一縫。撫其兩頰。皮堅如革。細審病情。莫解其故。因問曰。此爲惡風所吹。公會受惡風否。曰無之。旣而恍然曰。誠哉。二十年前曾隨圍口外。卧帳房中。夜半怪風大作。帳房拔去。卒死者三人。我其一也。



灌以熱水。二人生而一人死。我初醒。口不能言者二日。豈至今復發乎。余曰然。乃戲曰。凡治皮之工。皮堅則消之。我今欲用藥。消公之頰皮也。乃以蜈蚣頭。蝎子尾。及朴硝。硼砂。冰麝等藥。擦其肉。又以大黃。牙皂。川烏。桂心等藥塗其外。如有痰涎則吐出。明晨余臥未起。公啟戶曰。真神仙也。早已食粥數碗矣。遂進以驅風養血膏。而愈。蓋邪之中人。深則伏於藏府骨脈之中。精氣旺則不發。至氣血既衰。或有所感觸。雖數十年之久。亦有復發者。不論內外之證。盡然亦所當知也。

雄按。皮膚頑痹。非外治不爲功。此因其堅如革。故多用毒烈之品也。

本文忽患牙緊不開兩頰皮堅如革

司... 惡風 三 一



恩榮按。千金論。風氣藏於皮膚。其傷人也。肉色敗。營氣熟腐。其氣不清。濁痰凝痂。直死肌耳。皮堅如革。狀亦駭人也。

本文蜈蚣頭。蝎子尾。朴硝。硼砂。冰麝。擦其內。大黃。牙皂。川烏。桂

心塗其外

恩榮按。風毒惡氣。深入經絡。千金治法。昆蟲走竄。金石通靈。

臭腐神奇。以毒攻毒。如癰腫瘡漏。斑蝥。蝟腦。貓頭。獺肝。雄黃。

白礬。空青。巴豆。野葛。往往而用。今採蜈蚣之頭。蝎子之尾。宋錢

乙治驚風。風癰痰涎。盛實丸散。多用蝎尾去毒。即去其尖。今不言去毒。正以外擦風毒。利用其外尖耳。冰片。麝

香。大黃。牙皂。川烏。桂心。毒則極。香則極。香寒則極。寒熱則

極。熱分塗內外。尤妙在朴硝。硼砂。皮硝。治法妙。想天開。神秘

獨出千金之表。此靈胎之所以為靈也。





本文驅風養血膏

恩榮按。風行液燥。邪氣雖去。營絡必傷。驅風養血膏。如干金  
地黃煎。生地汁。枸杞根汁。荆竹瀝。生薑汁。人參。茯苓。天冬。酥  
可用。近徐批葉案。甘菊。天麻。鉤藤。蒺藜。羚羊角。胡麻。小黑豆  
汁。鮮生地。桑寄生。清和平淡之劑。亦極穩當。

風痺

東山席以萬年六十餘。患風痺。時醫總投溫補。幸不至如近日之  
重用參附。病尚未劇。余診之。脈洪而氣旺。此元氣強實之體。而痰  
火充盛耳。清火消痰。以治標。養血順氣。以治本。然經絡之痰。無全  
愈之理。於壽命無傷。十年可延也。以平淡之方。隨時增損。調養數  
載。年七十餘始卒。此所謂人實證實。養正驅邪以調和之。自可永



年。重藥傷正。速之死耳。

本文患風痺

恩榮按千金於賊風風痺之下。更列風痺一門。病在陽曰風。在陰曰痺。陰陽傷病曰風痺。語本巢源千殆中風之輕者。其狀遊風行走無定。肌肉頑厚。或腫或痛。腫痛遊走病名行風痺俗呼為歷節風痰入於筋節。搏於陽經。亦變令身體手足不隨。

本文清火消痰以治標。養血順氣以治本。

恩榮按。以元氣強實之體。而痰火充盛。猝患風痺。幸邪在經絡。皮膚法與宣通。脈絡流暢。氣血祛邪。養正為主。祇須平淡切病之劑而已。

又按徐批葉案。風痺諸方。清火消痰。如杏仁、石膏、羚羊角、桑



枝花粉防己苡仁元參菜豆皮梨汁養血順氣如首烏黑芝  
蕪天冬杞子海桐皮片薑黃諸法俱備

烏程王姓患周痺證。徧身疼痛。四肢癱瘓。日夕叫號。飲食大減。自  
問必死。欲就余一決。家人垂淚送至舟中。余視之曰。此歷節也。病  
在筋節。非煎丸所能愈。須用外治。乃遵古法。敷之。搗之。蒸之。薰之。  
旬日而疼痛稍減。手足可動。乃遣歸。月餘而病愈。大凡營衛藏府  
之病。服藥可至病所。經絡筋節。俱屬有形。煎丸之力。如太輕。則不  
能攻邪。太重。則恐傷其正。必用氣厚力重之藥。敷搗薰蒸之法。深  
入病所。提邪外出。古人所以獨重鍼灸之法。醫者不知。先服風藥  
不驗。卽用溫補。使邪氣久留。卽不死亦爲廢人。在在皆然。豈不冤  
哉。

雄按風藥耗營液。溫補實隧絡。皆能助邪益痛。若輕淡清通之劑。正宜頻服。不可徒恃外治也。

本文偏身疼痛四肢癱瘓

恩榮按。千金賊風第三。附歷節風。四肢疼痛。猶如解落。不可忍。有風冷風熱風濕風毒四候。風冷。松節酒。重用松節。豬椒。佐獨活。芎藭。防風。茵芋。開痺痛。輕用秦艽。葶藶。利關節。天雄。攻積冷。柏仁。養心血。磁石。強骨。氣人參。煖米。釀酒。補脾。土爲第一方。風熱。羌活湯。麻桂。芍甘。生薑。葛根。地黃。水酒。驅風。養血。以利。溫行。風濕。防風湯。防風。合桂。芍。杏甘。生薑。夏苓。知母。芎朮。驅風。去濕。兼理氣血。風毒。排風湯。升麻。犀角。羚羊。解熱。毒。貝子。攻邪。毒。粗散。煮服。若腫。和雞子。傳。內外兼法。比金匱。



歷節二方尤詳

本文歷節病在筋節非煎丸所能愈須用外治

恩榮按。千金歷節煎方外。風冷治法。有松節酒。松脂酒。松葉酒。無外治方。查雜病首論。明言風入經絡。外摩神明白膏丹。

參膏。猥退風。四肢不收。骨節懈怠。有蠶砂。或鼠壤土蒸熨法。風毒兩腳。

攣腫。有蜀椒水煮蒸法。餘野葛膏。曲魚膏。衛侯青膏。可服。可。

摩。諸風然。風痺歷節何獨不然。但認定氣厚力重之藥。便有。

妙用。

又按。外治必用氣厚力重之藥。深入病所。提邪外出。內治亦必用氣厚力重之藥。深入經絡。透邪外出。聖濟方大活絡丹。治一切中風癱瘓。痰厥拘攣疼痛。洄溪謂頑痰惡風熱毒瘵。



血入於經絡。非此不能透達。凡肢體大證。必備之藥。足補千金所未及。

### 風痺

新郭沈又高。續娶少艾。未免不節。忽患氣喘厥逆。語澀神昏。手足不舉。醫者以中風法治之。病益甚。余診之曰。此內經所謂痲證也。少陰虛而精氣不續。與大概偏中風。中風痰厥。風厥等病。絕不相類。劉河間所立地黃飲子。正爲此而設。何醫者反忌之耶。一劑而喘逆定。神氣清。聲音出。四肢展動。三劑而病除八九。調以養精益氣之品而愈。余所見類中而宜溫補者。止此一人。識之以見余並非禁用補藥。但必對證乃可施治耳。

雄按。古云真中屬實。類中多虛。其實不然。若其人素稟陽盛。



過啖肥甘。積熱釀痰。壅塞隧絡。多患類中。治宜化痰清熱。流利機關。自始至終。忌投補滯。徐氏謂宜於溫補者不多見。洵閱歷之言也。

本文氣喘厥逆語澇神昏手足不舉

恩榮按。氣喘厥逆。與上之面赤氣粗異。語澇非口噤不能言。但口中窒窒然語不了。正靈樞所謂非之爲病。四肢不收。智亂不甚。其言微知可治者。甚則不能言不可治其精氣不續。元神虛憊之象。固已顯然。

本文內經所謂痲證

恩榮按。靈樞以風痲爲熱病。千金風痲亦證主痰熱。謂患熱風者。先用三味竹瀝飲制其熱。毒洄溪以內經所謂風痲而



用地黃飲子。地黃蓉戟麥味以養陰。桂附以回陽。乃陰陽純虛。一時權宜之法。非真風痲。而類風痲。王孟英以爲宜於溫補者不多見。手眼卻極通靈。

本文養精益氣之品

恩榮按。本證少陰虛。精氣不續。養精自不可少。益氣用人參。亦斟酌。徐批葉案書後。人參於病勢已退後。用以培養元氣。固宜。當病甚時。必與驅風之藥同用。分兩亦不過幾分。至錢。溫柔濡潤。通補方爲合法。因疏方。淡菴蓉。枸杞子。柏子霜。桂圓肉。雲茯苓。人參。川石斛。黃甘菊。半夏。廣皮。其意可師。

傷寒

蘇州柴行倪姓。傷寒失下。昏不知人。氣喘舌焦。已辦後事矣。余時





欲往揚州。泊舟桐涇橋河內。適當其門。晚欲登舟。其子哀泣求治。余曰。此乃大承氣湯證也。不必加減。書方與之。戒之曰。一劑不下。則更服。下即止。遂至揚。月餘而返。其人已強健如故矣。古方之神效如此。凡古方與病及證俱到者。不必加減。若病同而證稍有異。則隨證加減。其理甚明。而人不能用。若不當下者。反下之。遂成結胸。以致聞者。遂以下爲戒。顛倒若此。總由不肯以仲景傷寒論。潛心體認耳。

恩榮按。傷寒由風寒外入。六經傳變。數千年來。病理學不可移易。近世從化學解剖。檢驗血液。發現腸中桿菌。遂易傷寒之名。以爲腸熱病。初由飲食中毒。傳入於胃。桿菌潛伏大腸。滋生甚速。傳染最易。爲特殊之一種急性炎。其別病所無者。

皮膚發現玫瑰疹。乃腸熱之特狀。又以為腸室扶斯。菌名其病狀先

惡寒後發熱即太陽證。其熱變為稽留狀。熱度之升騰徐徐以或階級狀謂之稽留熱。

往來或間歇者。轉少陽也。熱稽留而不往來。即陽明也。合併

膽液熱。腸胃熱者。少陽證也。胸脇苦滿。太陰腹滿是也。遷延

神經熱。即少陰證也。不知時疫發疹。屬濕熱病。傷寒時感熱

盛陽明。乃有發疹。亦非傳染。論者又以仲景傷寒論序余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年未十稔死

亡者三分有二以為傳染病變之證據然觀本文卒然遭邪風之氣嬰非常之疾二語特舉流行傷寒之重病言之未有

言及傳染也腸熱成一種之微菌疾病。不能混入傷寒範圍。西醫

既以中醫陰陽六經為哲學理想。乃或勉強假借。而牽合附

會之。欲以實傷寒之證候。反致混腸熱之本真。須知傷寒自

傷寒。腸熱自腸熱。其變化作用。不能合而同之。否則愈辯愈



疑。徒資聚訟而已。

又按西醫以結核爲肺癆。淋巴腺結核爲瘰癧。氣管枝喘息爲瘵病。以腦膜炎爲驚風。以腦出血爲中風。以腸熱病爲傷寒。本體實質。或無不合。而對於病名實理。則殊難索解。足見肺癆瘰癧瘵病驚風中風傷寒。別有大原因在。中醫理說較精密而確切也。

剛足傷寒

嘉善黃姓。外感而兼鬱熱。亂投藥石。繼用補劑。邪留經絡。無從而出。下注於足。兩脛紅腫大痛。氣逆冲心。呼號不寐。余曰。此所謂剛足傷寒也。足將落矣。急用外治之法。薰之蒸之。以提毒散瘀。又用九散內消。其痰火并化。其毒涎從大便出。而以辛涼之煎劑託其

未透之邪三日而安。大凡風寒留於經絡。無從發洩。往往變為癰腫。上為發頤。中為肺癰痞積。下為腸癰便毒。外則散為斑疹瘡瘍。留於關節。則為痿痹拘攣。注於足脛。則為剛足矣。此等證俱載於內經諸書。自內外科各分一門。此等證遂無人知之矣。

恩榮按。西醫謂皮肉有紅腫熱痛。謂之炎。炎結蓄膿。則為瘡。本內經諸痛痒瘡。皆屬於火之義。毒發內臟。則發冷熱困倦。肩膊手臂痛。膝行動皆痛。大便祕結。小便赤黃。脈至洪數。毒重者。須改變其毒。炎重者。當清化其毒。使紅腫熱痛。逐漸輕減。其法不外吮血滅菌防腐。近更發明愛克斯光線。手術器具。於外科有莫大之應用。足補中醫所不及。然實理經驗。往往遜於中醫。洄溪為內外科學大家。觀其諸治。提毒散瘀。消



痰化涎。使從大便出。煎劑丸散。內外兼施。危重大證。數日而痊。精理名言。深入內經諸書之奧。得未曾有。可師也。

本文治外之法提毒散瘀

恩榮按。千金癰疽第二毒腫附。毒腫無定處。風寒鬱熱。毒壅膚裏。聚而成腫。赤色惡寒。氣逆衝心。入腹脹痛。急則殺人。病情與風毒腳氣相類。外浸有赤小豆方。煮汁浸腳至膝上。若已入腹不復浸。但煮豆食。渴飲汁。又蟬麻子方。蟬麻子搗傅。癰毒腫痛。有搗方。木香、檀香、麝香、羚羊、犀角、芒硝、大黃、甘草、黃芩、黃連、黃柏、梔子、升麻、白斂、加地黃汁。有貼方。木香、紫葛、由跋、大黃、黃連、赤小豆、榆白皮、升麻、白斂、加生地黃汁。餘塗方。傅方。多不外此。



本文內消痰火化毒涎從大便出

恩榮按。痰火化為毒涎。皆濕熱停積。蓄飲所變。毒涎不去。則  
痰絡不通。千金癰疽濕熱治法。內消散。赤小豆、人參、甘草、瞿  
麥、當歸、豬苓、黃芩、白斂、黃耆、薏苡仁、防風、升麻。重加竹瀝。可  
以斟酌選用。

又按。方書載。吊腳痧證。屬轉筋。毒重深入。甚者亦氣逆上冲。  
服藥不及。必先外治。急用糟燒一大碗。燙熱。入斑蝥末攪勻。  
乘熱熨四肢。數人用手拍之。拍亦散瘀提毒。外治一法。冷則易熨。至小便  
通即愈。亦良法也。西醫有斑蝥膏。合皮生炎。起泡引膿。外出  
與吮血法同。凡炎證內痛及風濕各證。往

往用之意  
亦相類

外感停食



淮安大商楊秀倫。年七十四。外感停食。醫者以年高素封。非補不納。遂致聞飯氣則嘔。見人飲食輒叱曰。此等臭物。虧汝等如何喫下。不食不寢者匝月。惟以參湯續命而已。慕名來聘。余診之曰。此病可治。但我所立方必不服。不服則必死。若徇君等意以立方。亦死。不如竟不立也。羣問當用何藥。余曰。非生大黃不可。眾果大駭。有一人曰。姑俟先生定方再商。其意蓋謂千里而至。不可不周全情面。俟藥成而私棄之可也。余覺其意。煎成親至病人所強服。旁人皆惶恐無措。止服其半。是夜卽氣平得寢。並不瀉。明日全服一劑。下宿垢少許。身益和。第三日侵晨。余臥書室中未起。聞外譁傳曰。老太爺在堂中掃地。余披衣起詢。告者曰。老太爺久卧思起。欲親來謝先生。出堂中。因果殼盈積。乃自用帚掠開。以便步履。旋人

余卧所久談。早膳至。病者觀食。自向碗內撮數粒嚼之。且曰何以不臭。從此飲食漸進。精神如舊。羣以爲奇。余曰傷食惡食。人所共知。去宿食則食自進。老少同法。今之醫者。以老人停食不可消。止宜補中氣以待其自消。此等亂道。世反奉爲金鍼。誤人不知其幾也。余之得有聲淮揚者以此。

恩榮按。西醫以胃爲消化器。其消化功用。定質中以醇種。及輕綠酸爲消化所必需。并發明胃養汁。與小腸上迴之津液。兩相關係。胃中食物。尙未經酸汁消化。淨盡之質。在小腸上迴。十二指紀元前二三百。年實行人體。立受第二重消化之。解剖始定。十二指腸之名。需要其消化。半屬腸汁之功用。腸汁由甜肉汁。膽汁。三種參合而成。故調理胃之作用。須以復小腸上迴。化學及生理學。



之定。衡爲最合。內經。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大腸者傳  
道之官。變化出焉。大小腸言化。而胃官不言化。此中實賢理  
化。內經發其微。而西醫詳其用。開後人神智不少。但其補救  
自然消化之法。有取豬牛胃內之涕膜。或甜肉。製成消化膏。  
以求省胃部消磨之力而已。又如激發生津之法。醇香苦辣  
等劑。多加胃部血管腦筋靈活。合增肌肉津核之機能。此對  
於胃弱氣滯者。頗有妙用。卽內經氣虛者引而掣之之義若傷中傷飽。陰竭  
津乾。胃絡脈絕。本草麥冬一種救法。西醫或未知也。西醫通  
下喜用大黃。或迦路米。大瀉則巴豆油。中風腦炎。大便秘結  
腹脹。閒用之。然藥性猛烈。不如大黃開胃。補胃。調中。化食。推  
陳。致新。獨用全用。具有殊效。臨牀決定。何懼何疑。

時證

西塘倪福徵患時證。神昏脈數。不食不寢。醫者謂其虛。投以大味等藥。此方乃浙中醫家。不論何病。必用之方也。遂粒米不得下咽。而煩熱益甚。諸人束手。余診之曰。熱邪留於胃也。凡外感之邪。入必歸陽明。邪重而有食。則結成燥。矢三承氣主之。邪輕而無食。則凝爲熱痰。三瀉心湯主之。乃以瀉心湯加減。及消痰開胃之藥。兩劑而安。諸人以爲神奇。不知此乃淺近之理。傷寒論具在。細讀自明也。若更誤治。則無生理矣。

雄按。韓堯年年甫踰冠。體素豐而善飲。春間偶患血溢。廣服六味等藥。初夏患身熱痞脹。醫投瀉心陷胸等藥。遂脹及小腹。且拒按。大便旁流。小便不行。煩熱益甚。湯飲不能下咽。譫

語脣焦。改用承氣紫雪。亦如水投石。延余視之。黃苔滿厚。而  
不甚燥。脈滑數。而按之虛。與。不過濕熱阻氣。升降不調耳。以  
枳桔湯。加白前紫苑。射干馬兜苓杏仁厚朴黃芩。用蘆根湯  
煎。一劑譫語止。小溲行。二劑旁流止。胸漸舒。三劑可進稀糜。  
六劑胸腹皆舒。粥食漸加。改投清養法。又旬日得解燥矢而  
愈。諸人亦以爲神奇。其實不過按證設法耳。

又按。今夏衣賈戴七患暑濕。余以清解法治之。熱退知飢。家  
人謂其積勞多虛。遽以補食啖之。三日後。二便皆閉。四肢腫  
痛。氣逆衝心。呼號不寐。又乞余往視。乃餘邪得食而熾。壅塞  
胃府。府氣實。則經氣不通。而機關不利也。以葦莖湯去薏仁。  
加萹仁枳實梔子菴子黃芩桔梗煎。調元明粉。外用葱白杵

爛和蜜塗之。小溲先通。大便隨行。三日而愈。

本文瀉心湯加減

恩榮按。傷寒生薑瀉心。甘草瀉心。半夏瀉心。爲三瀉心。皆表邪未盡。胃有留飲。心中痞滿。主方黃芩黃連。清熱飲。半夏乾薑。滌水飲。人參甘棗。和胃氣。首方加生薑。次方首甘草。三方首半夏。因汗下後。治虛治痞。消息之妙用。所謂加減。大抵在芩連薑夏人參甘棗進退之間。不出三方範圍。胃中邪熱既清。消痰開胃之藥。以調理善後。始終何嘗誤補。

游魂

羣中蔣氏子。患時證。身熱不涼。神昏譫語。脈無倫次。余診之曰。此游魂證也。雖服藥。必招其魂。因訪招魂之法。有鄰翁謂曰。我聞處

禱竈神。則能自言。父如其言。病者果言曰。我因看戲。小臺倒。幾被壓受驚。復往城隍廟中散步。魂落廟中。當以肩輿抬我歸。如言往招。明日延余再診。病者又言。我魂方至房門。爲父親衝散。今早魂卧被上。又爲母親疊被掉落。今不知所向矣。咆哮不已。余慰之曰。無憂也。我今還汝。因用安神鎮魄之藥。加猪心尖。辰砂。絳帛包裹。懸藥罐中煎服。戒曰。服藥得寢。勿驚醒之。熟寐卽神合。果一劑而安。調理而愈。問之俱不知也。

恩榮按。中醫心主元神。腦爲髓海。肝主魂。肺主魄。心腦肝肺物也。神髓魂魄亦物也。易言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此物理學化學之精。造化之實理。非通於天文學地理學不能喻也。

易言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故知幽明之故。

西醫以腦爲神



經心為循環器。肺為呼吸器。而肝之功用。主製膽汁。上古醫

學。無論埃及猶太。希臘羅馬。莫不肇造於鬼神談。其時巫僧

醫師。以敬禮鬼神為唯一療治病方。左傳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即治鬼病第一妙藥。

雖有經驗醫藥。亦必附會於神而出之。即近世催眠術之心

理學。所謂精神療治法也。內經開宗明義。黃帝生而神靈。幼而循齊。長

而敦敏。成而登天。亦似一種神話。聖人以神道設教。尊神尚

鬼。亦自有至理實用。前後醫案。游魂失魂祟病。理窮其變。而

法守其常。安神鎮魄。祛邪消痰。肌體精質。謂取健全動物之

精質以補吾身之欠缺。名肌體療法。即臟器療法。近代德醫

最新發明。以血補血。以心補心。以肝補肝。以肺補肺。以腎補

腎之類。中國金石純陽砂藥。物理化物質天然。中藥天然物

最舊之學說。西藥人工物。多天然物少。鬼以硃砂為火。又以鬼箭為矢。詳祟病誰謂中



力弱而西力強。中力柔而西力剛哉。

本文猪心尖

恩榮按。宋錢乙治小兒伏熱在心。昏昧不知人。龍腦膏用新殺猪心。取心中血同研丸。新汲水化下。今用猪心尖猶前惡風擦藥。蜈蚣頭蝎子尾。專取其銳尖。以入臟耳。亦極巧思也。不用龍腦而用辰砂。大有深意。

平湖張振西。壁鄰失火受驚。越數日而病發。無大寒熱。煩悶不食。昏倦不寐。余視之。頗作寒暄語。而神不接。余曰。此失魂之證。不但風寒深入。而神志亦傷。不能速愈。亦不可用重劑。以煎方祛邪。以丸散安神。乃可漸復。時正歲除。酌與半月之藥而歸。至新正元宵。始知身在臥室間。問前所爲。俱不知也。至二月身已健。同其弟元



若來謝。候余山中。且曰。我昨晚腦後起一瘰。微痛。余視之。驚曰。此玉枕疽也。大險之證。此地乏藥。急同之歸。外提內託。諸法並用。其弟不能久留。先歸。明晨我子大驚呼余曰。張君危矣。余起視之。頭大如斗。唇厚寸餘。目止細縫。自項及肩。膿泡數千。惟神不昏。憤毒未攻心。尚可施治。急遣舟招其弟。余先以護心藥灌之。毋令毒氣攻內。乃用煎劑。從內託出。外用輒堅。消腫解毒。提膿之藥敷之一日。而出毒水斗餘。至晚腫漸消。皮皺。明日口舌轉動。能食。竟不成疽。瘡口僅如錢大。數日結痂。其弟聞信而至。已愈八九矣。凡病有留邪而無出路。必發腫毒。患者甚多。而醫者則鮮能治之也。

### 本文護心藥

恩榮按。千金癰疽治法雖多。無護心方。徐批外科腫瘍護心



有琥珀蠟磬丸。琥珀、雄黃、硃砂、白礬、黃蠟、蜂蜜丸。如菜豆大。

食後服。此散血解毒護心緩治。此外腦疽護心有梅花疔氣之方不可少兼可護膜。

丹。即梅花冰片、麝香、乳香、沒藥、雄黃、辰砂、輕粉、血竭、蟾酥丸。

如茄子大。葱五寸嚼爛咽下。隨將丹放舌下含化取汗。蟾酥

丸。麝香、乳香、雄黃、硃砂、枯礬、銅綠、寒水石、輕粉、蝸牛、蟾酥丸。

如菜豆大。葱五寸。患者嚼爛吐於男左女右手。包藥在內。酒

送。被蓋出汗。二方均猛劑。慎用。徐又謂護心定痛。有狗寶丸。

此等方可不合。濟生方狗寶丸治癰疽發背初覺煩渴狗寶一兩臘月狗膽鯉魚膽各一枚蟾酥二錢蜈蚣炙七條

錢麝香一分同為末男兒乳一合黃蠟三錢熬膏和九綠豆大每服一丸或三丸白丁香七枚雄雀

矢名白丁香新汲水服暖卧汗出為度

本文玉枕疽外提內託諸法

恩榮按。千金癰疽首論。凡癰疽始發。或似小癰。或復大痛。或復小痛。或發如米粒大。白膿子。此皆微候。宜善察之。見有小異。即須大驚忙。急須攻之。連服諸湯。下去熱毒。

又按。千金癰疽腫痛。首五香連翹湯。輕用連翹升麻射干。獨

活寄生通草。去濕利小便重用大黃納竹瀝。取快利。即上急攻去熱毒之法

惟香竄藥太多。中有木香沈香薰陸香麝香療疽惡毒第一方。升麻前胡

射干犀角地黃黃芩大黃枳實麝香減四香加地黃犀角思

邈推為神祕。神良無比。在人善用。洞溪嘗謂諸痛痒瘡。皆屬

於火。語本內經膿流肉腐。皆傷於陰。初起辛涼透發。清熱解毒。甘

涼之藥。清其火。滋潤之藥。養其血。芳香之藥。通其氣。已潰珠

黃之藥。化其膿。金石之藥。填其空。為外科祕法。內託則千金



首黃耆竹葉湯。謂凡癰高而光六者。不大熱。其內平正。無尖

而紫者。不須攻之。大黃黃耆人參當歸川芎芍藥地黃麥冬

竹葉石膏黃芩半夏生薑甘棗伸其氣。即託起內消散黃耆

人參甘草當歸黃芩赤小豆。利小便去濕為癰疽薏苡豬苓

瞿麥升麻防風白斂酒服温行。此外木占斯。即樟樹寄生主

入咽當覺流入敗醬未潰者去敗醬已發膿者納敗醬枸杞

瘡中令化為水根。莖。薹。菜。皆癰腫要藥。赤小豆內服外敷。常重用。獨用不可

少。託膿則王。不流行。功效勝山甲皂刺。癰若熱手不得近者

用之。千金之祕也。

又按。徐批外科。流注門。琥珀膏。白芷。南星。鬱金。大黃。用大蒜

頭同擣。入酒一二匙。調敷。此提毒之法。毒淺者自消。一切無

毒。毒深者自消。一切無



名腫毒均效。

又按。內託不必溫補。只消痰清火順氣。理血使邪有出路。方爲得法。千金癰疽門內消散。內補散。地黃煎。枸杞煎。辛涼溫通。滋潤。深合斯旨。若託膿。則山甲。皂角針。順氣如檳榔。陳皮。理血當歸。赤芍。亦可用。

又按。千金癰腫痛。小竹瀝湯。麻黃。防風。杏仁。防己。射干。黃芩。秦艽。枳實。茯苓。白朮。甘草。下竹瀝。三升。分四服。外用丹參膏。丹參。黃芩。防己。秦艽。白芨。牛膝。菊花。獨活。蜀椒。烏頭。蒴藿。莽草。躑躅。醋浸。猪脂煎。傅。及赤小豆末。傅。皆外託內託良法。

本文外用軟堅消腫提膿之藥

恩榮按。千金癰疽門。石癰腫附。破堅丹。生商陸根。搗。傅。取軟

爲度。又茴香苗葉搗汁一升。日用三四次。其滓貼瘡上。又毒腫附。麻子赤小豆湯。方下取利小便腫退即瘥并食豆赤小豆煮飲。或爲末敷。屢建奇功。而人不知也。

揚州吳運臺夫人患消證。晝夜食粥數十碗。氣逆火炎。通夕不寐。余診之。六脈細數不倫。神不清爽。余曰。此似祟脈。必有他故。其家未信。忽一日。僕婦晨起入候。見牀上一女盛妝危坐。以爲夫人也。諦視則無有。因以告。夫人曰。此女常卧我牀內。以此不能成寐。而煩渴欲飲耳。服余藥未甚效。一夕夜將半。病者大呼曰。速請三舅爺來。切不可啟門。啟門則我魂必走出。三舅爺者。卽其弟唐君悔生也。臥室遼隔。呼之不能聞。女僕私啟門邀之。魂卽隨出。徧歷廳堂廊廡。及平昔足未經行者。遇唐君趨至。魂堅執其辮。仍返房。見



泗溪醫案唐人法  
己身卧牀上。唐君撫之。魂遂歸附於身。問所寓曰。皆不爽。細攷所見之女。乃運臺聘室也。未成婚而卒。卒之時。囑其父母。謂吳郎必顯貴。我死須懇其血食。我而葬我於祖墓。運臺謂余曰。君言有爲崇者。攷果驗。真神人也。將何以慰之。余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公當迎柩厝墓。立位而祀之可也。運臺依余言以行。然後服藥有功。而病根永除矣。

### 崇病

同里朱翁元亮。僑居郡城。歲初其媳往郡。拜賀其舅。舟過婁門。見城上蛇王廟。俗云燒香能免生瘡腫。因往謁焉。歸卽狂言昏冒。舌動如蛇。稱蛇王使二女僕一男僕來迎。延余診視。以至寶丹一丸。遣老嫗灌之。病者言此係毒藥。必不照。含藥噴嫗。嫗亦仆不省人。

事。舌伸頸轉。亦作蛇形。另易一人灌藥訖。病者言一女使被燒死矣。凡鬼皆以硃砂爲火也。次日前藥。內用鬼箭羽。病者又言一男使又被射死矣。鬼以鬼箭爲矢也。從此漸安。調以消痰安神之品。月餘而愈。此亦客忤之類也。非金石及通靈之藥。不能奏效。

本文至寶丹

恩榮按。藥味功用。見前張由巷劉松岑。及叔子靜兩中風案。本文鬼箭羽硃砂

恩榮按。鬼箭羽本經名衛茅。除邪殺鬼。千金傷寒例辟溫門。太乙流金散。用鬼箭羽。配雄黃。殺鬼燒藥。斷疫相染。雄黃丸。皆用鬼箭羽。配雄黃及硃砂。草木通靈。金石異寶。非尋常品也。

本文消痰安神之品

恩榮按。徐批葉氏中風金某案。初起神呆。夜不成寐。迴溪自疏方。半夏、茯神、棗仁、益智、人參、炙草、龍齒。或加牛黃、膽星、川貝、竹瀝。諸品可選用。

林家巷周宅。看門人之妻。縊死。遇救得甦。余適寓周宅。隨往看。急以紫金錠搗爛。水灌之而醒。明日又縊。亦遇救。余仍以前藥灌之。因詢其求死之故。則曰我患心疼甚。有老嫗勸我將繩繫頸。則痛除矣。故從之。非求死也。余曰此嫗今安在。則曰在裏牀。視之無有。則曰相公來已去矣。余曰此縊死鬼。汝痛亦由彼作祟。今後若來。汝即嚼余藥噴之。婦依余言。嫗至曰。爾口中何物。欲害我耶。詈罵而去。其自述如此。蓋紫金錠之辟邪神效如此。





本文紫金錠

恩榮按。紫金錠。洞溪謂諸毒邪氣。內外要方。加硃砂雄黃。尤效。若加雄黃。名太乙紫金丹。千金傷寒例辟溫門。雄黃丸。內載漢建甯二年。太歲在酉。疫氣流行。死者極衆。卽有書生丁季迴。從蜀青城山來。東過南陽。從西市門入。見患疫癘者。頗多。遂於囊中出藥。人各惠一丸。靈藥霑膺。疾無不瘥。市上疫鬼數百千衆。見書生施藥。悉皆驚怖而走。乃有鬼王見書生。謂有道法。兼自施藥。感衆鬼等奔走。若是。遂詣書生。欲求受其道法。書生曰。吾無道法。乃囊中之藥。呈於鬼王。鬼王覩藥。驚惶叩頭乞命而走。紫金丹之神通。得無類是。

又按。近世科學家。嘗排斥中醫。而對於數千年經驗之方。極

力推重。以爲特殊效力。可補西藥所不及。如當歸精、麻黃精。  
名愛泛桔梗素。其藥購自中國。稍加化學之提煉。用以補血。  
特寤定喘止咳。遠勝鐵精衣不格之上。并介紹吾國之小金丹、六  
神丸。以爲對證療藥。得未曾有。前案至寶丹、紫金錠、祕藥中  
第一方。屢著奇驗。近世科學進步。醫界從來偏重國藥之觀  
念。逐漸薄弱。甚或挂羊頭。售狗肉。冒中藥之名。而營西藥之  
利。亦已過矣。

同學李鳴古。性誠篤而能文。八分書爲一時冠。家貧不得志。遂得  
奇疾。日夜有人罵之。聞聲而不見其形。其罵語惡毒不堪。遂惱恨  
終日不寢不食。多方曉之不喻也。其世叔何小山先生甚憐之。同  
余往診。李曰我無病。惟有人罵我耳。余曰此卽病也。不信。小山喻



之曰。子之學問人品。人人欽服。豈有罵汝之人耶。李變色泣下。日。他人勸我猶可。世叔亦來勸我。則不情矣。昨日在間壁罵我。一。卽世叔也。何今日反來面諛耶。小山云。我昨在某處竟曰。安得來此。且汝間壁是誰家。我何從入。愈辨愈疑。惟垂首浩歎而已。卒以憂死。

### 瘟疫

雍正十年。崑山瘟疫大行。因上年海嘯。近海流民數萬。皆死於崑。埋之城下。至夏暑蒸。口氣觸之成病。死者數千人。汪翁天成亦染此證。身熱神昏。悶亂煩躁。脈數無定。余以清涼芳烈。如鮮菖蒲。澤蘭葉。薄荷。青蒿。蘆根。茅根等藥。兼用辟邪解毒丸散進之。漸知人事。因自述其昏暈時所歷之境。雖言之鑿鑿。終虛妄不足載也。余

始至崑時懼應酬。不令人知。會翁已愈。余將歸矣。不妨施濟。語出而求治者二十七家。檢其所服。皆香燥升提之藥。與證相反。余仍用前法療之。歸後。有葉生爲記。姓氏愈者二十四。死者止三人。又皆爲他醫所誤者。因知死者皆枉。凡治病不可不知運氣之轉移。去歲因水濕得病。濕甚之極。必兼燥化。內經言之甚明。况因證用藥。變化隨機。豈可執定往年所治祛風逐濕之方。而以治溫邪燥火之證耶。

雄按。風濕之邪。一經化熱。卽宜清解。溫升之藥。咸在禁例。喻氏論疫。主以解毒躉矣。而獨表彰敗毒散一方。不知此方雖名敗毒。而羣集升散之品。凡溫邪燥火之證。犯之卽死。用者審之。

本文清涼芳烈等藥及辟邪解毒丸散

恩榮按。瘟疫病濕甚燥化。故以清涼散。熱芳烈透濕。若火盛太過。又須甘寒生津。竹葉石膏。或白虎矣。辟邪解毒丸散。紫金錠。至寶丹。神祕可用。不必明言。

又按。瘟疫流行。西醫以為菌毒。及蚊蠅有機體之傳染病。如

虎列拉。亂百斯篤。鼠實室的里。白發疹室扶斯。陽

電擊性者。性自發病迄死。僅數小時。即陷於昏睡。壯熱。

即稽留熱。熱度之升騰。徐徐階級。達於極點。神昏則神識全

然消失。屬急性悶亂煩躁。即煩惋善怒不安西醫

疫法如種痘及血清。血清者以病毒種於動物。且屢次種之。

至減輕其毒勢。成爲疫漿。移種於人體。其效能令人體內化

回奚醫書卷八去  
瘟疫  
暑



生抗毒質以制疫毒。自古療法範圍不外理化血清。臟器等學。爲有機化學療法。日本之血清。係政府專賣。民間製造不易。效力亦微。蓋人生充血。遇病發生。其營養組織之作用。抵抗微菌之能力。未必強盛也。本案爲熱盛濕鬱。瘟疫療法。活人之功不少。

暑

同學趙子雲。居太湖之濱。患暑痢甚危。留治三日而愈。時值亢旱。人忙而舟亦絕少。余欲歸不能。惟鄰家有一舟。適有病人氣方絕。欲往震澤買棺。乞借一日不許。有一老嫗指余曰。此卽治趙某病愈之人也。今此婦少年戀生甚。故氣不卽斷。盍求一診。余許之。脈絕而心尚溫。皮色未變。此暑邪閉塞。諸竅未卽死也。爲處清暑通氣方。病家以情不能卻。借舟以歸。越數日子雲之子來詢之一劑。



而有聲。二劑能轉側。三劑起矣。

余寓郡中林家巷。時值盛暑。優人某之母忽嘔吐厥僵。其形如尸。而齒噤不開。已辦後事矣。居停之僕。憇優求救於余。余因近鄰往診。以箸啟其齒。咬箸不能出。余曰。此暑邪閉塞諸竅耳。以紫金錠二粒。水磨灌之。得下。再服清暑通氣之方。明日余泛舟游虎阜。其室臨河。一老嫗坐窗口榻上。彷彿病者。歸訪之。是夜黃昏。即能言。更服前劑而全愈。此等治法。極淺極易。而知者絕少。蓋邪逆上。諸竅皆閉。非芳香通靈之藥。不能即令通達。徒以煎劑灌之。即使中病。亦不能入於經竅。况又誤用相反之藥。豈能起死回生乎。

### 本文清暑通氣

恩榮按。徐批葉案。所列諸證。伏暑爲多。若卒受之證。感暑病輕。當



以香薷飲爲主。此老治暑邪。能用輕清涼潤之品。以和肺是

其所長。但暑邪深入。中暑病重必有悶亂煩燥等證。近於霍亂。此

則更有治法。愚謂洄溪清暑通氣四字。正開中暑祕鑰。須認

定氣字。卽作氣分解。暑熱乃地中之氣。義見葉案徐批謂在天爲暑在地爲熱

吸受致病。傷人氣分。氣結則上焦不行。下脘不通。嘔吐厥僵。

齒噤不開。非中風痰火乃邪逆上阻。氣分閉塞。機竅清氣爲蒙。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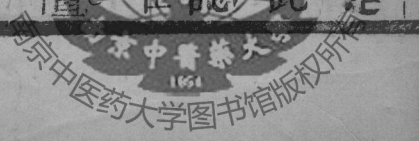
竹葉心杏仁滑石通草竹茹蘆根銀花露旋覆枇杷葉蘿蔔

鮮苳蒲根等。宣通肺氣立甦。始發先與至寶丹開關。第一步

法亦不可少。

又按西醫以傷寒爲腸熱病。以瘟疫爲微菌病。以溫熱爲啡

吡病。卽中土發燒之意夏暑秋燥諸時邪理化。絕少發明。但以流行





慢性不能傳染爲無毒。流行急性能傳染者爲有毒。百年前治法。初起發表。或用法逼汗。或取吐引邪外出。或取瀉引邪下行。小便短濇則利水。口渴則菓汁生津。用酸以理血。然所入之邪。何爲表。何爲裏。何爲氣分。何爲血分。但混以汗吐下三法。別無變通作用。須知暑氣流行。日光熱力逼迫。炎蒸濕氣升騰。發生污濁。最易閉塞機竅。無汗逼汗。尤爲誤事。汗吐下三法。原本中醫。然中暑傷暑。別有芳香通靈及清香滋潤妙藥。西醫所未及知也。

閩門內香店某姓。患暑熱之證。眼藥既誤。而樓小向西。樓下又香燥之氣。薰燥津液。厥不知人。舌焦目裂。其家去店三里。欲從烈日中抬歸。以待斃。余曰。此證固危。然服藥得法。或尚有生機。若更暴

於烈日之中。必死於道矣。先進至寶丹。隨以黃連香薷飲。兼竹葉石膏湯。加蘆根。諸清涼滋潤之品。徐徐灌之。一夕而目赤退。有聲。神氣復而能轉側。二日而身和。能食稀粥。乃歸家調養而痊。

恩榮按。西醫以黃連。膽草。能助消化。謂中醫用之苦寒敗胃。石膏無解。

熱清燥之性。祇能作器。不堪入藥。究未明中土藥物至理。

雄按。此證已津液受燥。舌焦目裂矣。則用至寶丹。不如用紫

雪。而香薷亦可議也。

恩榮按。近醫某。謂局方至寶丹。治中風猝然倒閉症。非以治

溫熱病者。以香竈開竅引邪入心。用之反覺神昏譫語云云。

似非無見。然方下明言療卒中急風不語。中惡氣絕。中熱痘

毒。山嵐癘毒。蠱毒。水毒。大抵濕多者用此丹。熱多者用紫雪。



暑必挾濕。故洄溪與香齋並用。繼進竹葉石膏。加蘆根。所以清其熱。卻極巧思。

洞庭後山席姓者。暑邪內結。厥逆如尸。惟身未冷。脈尚微存。所謂尸厥也。余謂其父曰。邪氣充塞。逼魂於外。通其諸竅。魂自返。耳先以紫金錠磨服。後用西瓜蘆根蘿蔔甘蔗打汁。時時灌之。一日兩夜。納二大碗而漸甦。問之則曰。我坐新廟前大石上三日。見某家老嫗。某家童子。忽聞香氣撲鼻。漸知身在室中。有一人卧牀上。我與之相并。乃能開目視物矣。新廟者。前山後山必由之路。果有大石。詢兩家老嫗童子。俱實有其事。此類甚多。不能盡述。其理固然。非好言怪也。

常熟席湘北。患暑熱證。已十餘日。身如熾炭。手不可近。煩燥昏沉。

聚諸汗藥。終無點汗。余曰。熱極津枯。汗何從生。處以滋潤清芳之品。三劑。頭先有汗。漸及手臂。繼及遍身。而熱解。蓋發汗有二法。濕邪則用香燥之藥。發汗卽以去濕。燥病則用滋潤之藥。滋水卽以作汗。其理易知。而醫者茫然。可慨也。

本文滋潤清芳之品

恩榮按。滋潤必兼清芳。以熱極津枯。肌理閉塞。但予滋潤。而無清芳。則宣通無門。愈窒愈枯。何由得汗。故用枇杷葉。鮮荷葉。銀花露等。以爲之透達。而滋潤之藥。乃得運行。此洄溪之微旨也。

又按。濕邪則用香燥之藥。發汗以去濕。前閭門香店某姓案。黃連香薷飲是也。燥病則用滋潤之藥。滋水以作汗。竹葉石

膏湯加蘆根是也。前案兩法並用。殆樓下蒸濕。因天時薰燥。感熱而病。且必心煩躁而身無汗。故先與香薷。而佐黃連耳。蘆墟迨耕石。暑熱壞證。脈微欲絕。遺尿譫語。尋衣摸牀。此陽越之證。將大汗出而脫。急以參附加童便飲之。少甦而未識人也。余以事往郡。戒其家曰。如醒而能言。則來載我。越三日來請。亟往果生矣。醫者謂前藥已效。仍用前方。煎成未飲。余至曰。陽已回。火復熾。陰欲竭矣。附子入咽。卽危。命以西瓜啖之。病者大喜。連日啖數枚。更飲以清暑養胃而愈。後來謝述。昏迷所見。有一黑人立其前。欲啖之。卽寒冷入骨。一小兒以扇驅之曰。汝不怕霹靂耶。黑人曰。熬爾三霹靂。奈我何。小兒曰。再加十個西瓜何如。黑人惶恐而退。余曰。附子古名霹靂散。果服三劑。非西瓜則伏暑何由退。其言皆有

證據亦奇事也。

雄按袁簡齋太史作靈胎先生傳載此案云先投一劑須臾目瞑能言再飲以湯竟躍然起故張柳吟先生以為再飲之湯當是白虎湯今原案以西瓜啖之因西瓜有天生白虎湯之名而袁氏遂下一湯字致啟後人之疑序事不可不慎此類是矣。

恩榮按西醫以津液之排泄外者為外分泌動物體內有

名核者

汗核色紅隱於腠中或腠下連筋網每核有一二條管纏如螺絲式直透至皮膚外能從血液

中取其需要之物製為特別之津液或排出於核外或輸入於血中其排出核外者或為廢物或為害物消化器內之消分泌膽汁皆具一種生物作用化津液及肝之若尿之分泌排出即為廢物汗液藉皮膚之熱而蒸發即

汗液能筋皮膚而散熱。熱之將下也。溫調節機漸復常態。或急速放溫。故流汗淋漓。高度在二十四時內。卽峻下而復平溫。謂之分利。其分利若體溫之發生。漸漸減少。則降熱徐緩。無分利之發汗。是謂渙散。其熱除此散熱作用外。汗液乃排泄渣滓之流質。汗爲血液中之分份出汗多而頻。致血欠水份。卽發熱。蓋血輪變質。色素因而溶解也。此論與中醫發熱汗解之學說。互相發明。解剖組織之實質。試驗具有至理。

毛履和之子介堂。暑病熱極。大汗不止。脈微肢冷。面赤氣短。醫者仍作熱證治。余曰。此卽刻亡陽矣。急進參附以回其陽。其祖有難色。余曰。辱在相好。故不忍坐視。亦豈有不自信而嘗試之理。死則

願甘償命。乃勉飲之一劑而汗止。身溫得寐。更易以方。不十日而起。同時東山許心一之孫倫五。病形無異。余亦以參附進。舉室皆疑駭。其外舅席際飛篤信。余力主之。亦一劑而復。但此證為熱病所變。因熱甚。汗出而陽亡。苟非脈微足冷。汗出舌潤。則仍是熱證。誤用卽死。死者甚多。傷心慘目。此等方非有實見。不可試也。

雄按。舌潤二字。最宜切記。

恩榮按。兩案皆暑熱病變。暑先入心。又暑必傷氣。平日心氣虛。胃氣弱。一遇暑熱。過服寒涼。邪伏不出。元氣內傷。真陽外越。脈微肢冷。遺尿譫語。面赤氣短。大汗出脫。命在須臾。洄溪治法。一則熱因寒。用參附加童便。從陰以引陽。一則治寒以熱。參附從陽。以固陰。權宜救急。不得不然。但一轉機。卽當易。



方。西瓜爲治暑要藥。甘寒生津。治熱以寒。不特清暑。且能清胃。胃陰滋養。既足。肝陰精液自充。正盛邪衰。元氣自復。許倫五案。暑病。仍進參附。於舌潤二字。認是寒證。可知前兩案。神氣復後。舌燥而乾。不待言矣。識證在辨舌。不其重歟。又按。回陽用參附。不用朮附。薑附。以人參甘寒。陰藥足制附子之雄烈也。

恩榮按。西醫以人參貴重爲無用。於脈微肢冷欲絕時。不問陰陽之病變。但用壯心劑。如毛地黃或樟腦針。激動心力。壯腎補火。舍附子而用阿哥尼丁。或士的寧。須知中西氣候不同。體質各異。以西藥治西人。固效速而功偉。以西藥治華人。未可強求而適合。至於西藥性猛。而中藥性緩。無非精製與。

不精製而已。中藥僅具原料。爲天然藥物。西藥必提其精華。爲化學藥物。然化學藥物。究不宜於中土。中土以煎劑飲片。及丸散膏丹治病。垂數千年。歲銷數百萬。婦人孺子。皆略知其性味之識別。一旦從新化煉。名家藥廠。必將閉歇。徒受外人之利用而已。惟改良精製。嚴禁僞冒。以講求地道之藥物。權利自可挽回。近新醫報之宣傳。新藥界之刊布。虛誇者多。實驗者少。以至貴之身。而試出奇之品。或有中含毒質。使嗜之成癖。以餌我者。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數千年經驗。確有來歷。用之不猶愈於未經實驗者乎。

閩門龔孝維。患熱病。忽手足拘攣。呻吟不斷。脅亂昏迷。延余診視。脈微而躁。膚冷汗出。陽將脫矣。急處以參附方。親戚滿座。謂大暑



之時。熱病方劇。力屏不用。其兄素信余。違眾服之。身稍安。明日更進一劑。漸甦能言。余乃處以消暑養陰之方而愈。郡中友人蔣奕蘭。氣體壯健。暑月於親戚家祝壽。喫湯餅過多。回至閭門。又觸臭穢。痧暑夾食。身熱悶亂。延醫治之。告以故。勉用輕藥一劑。亦未能中病也。况食未消而暑未退。豈能一劑而愈。明日復診曰。服清理而不愈。則必虛矣。即用參附。是夕煩躁發昏。四肢厥冷。復延名醫治之。曰。此虛極矣。更重用參附。明日熱冒昏厥而斃。余往唁之。傷心慘目。因念如此死者。遍地皆然。此風何時得息。又傷親故多遭此禍。歸而作慎疾芻言。刻印萬冊。廣送諸人。冀世人之或悟也。

雄按慎疾芻言。今罕流傳。海豐張柳吟先生。加以按語。改題

曰醫砭。欲以砭庸流之陋習也。余已刊入叢書。

### 暑邪熱呃

東山席士俊者。暑月感冒。邪留上焦。神昏呃逆。醫者以爲壞證。不治。進以參附等藥。呃益甚。余曰。此熱呃也。呃在上焦。令食西瓜。羣醫大譁。病者聞余言。卽欲食。食之呃漸止。進以清降之藥。二劑而諸病漸愈。又有戚沈君倫者。年七十。時邪內陷而呃逆。是時余有揚州之行。乃囑相好尤君在涇曰。此熱呃也。君以枇杷葉鮮蘆根等清降之品。飲之必愈。尤君依余治之。亦痊。蓋呃逆本有二。因由於虛寒。逆從臍下而起。其根在腎。爲難治。由於熱者。逆止在胸臆間。其根在胃。爲易治。輕重懸絕。世人謂之冷呃而概從寒治。無不死者。死之後。則云凡呃逆者。俱爲絕證。不知無病之人。先冷物後。

熱物冷熱相爭。亦可呃逆。不治自愈。人所共見。何不思也。

恩榮按。西醫以呼吸清氣爲生理上第一要事。呼出吸入。生氣即清與炭氣合而生熱。生氣與輕氣合即成水。故曰上焦如霧。炭氣呼出不盡。則不能互換清氣。熱氣拂鬱。炎在胸膜。肺體脹大。小腔內流質滿足。或自外面壓緊。此時胸膛上用擊法聽脈。當發實聲。氣阻於內。故呃鳴於外。人體本熱。不關心之君火。與命門之相火所司。無所謂熱。無所謂寒。更無所謂上下焦之寒熱。西醫生理化學。其論誠然而義有未盡。

瘧

洞庭姜錫常。長郎佩芳。體素弱。而患久瘧。時余應山前葉氏之招。便道往晤。佩芳出診。色天脈微。而動易出汗。余駭曰。汝今夕當大

汗出而亡陽矣。急進參附。或可挽回。其父子猶未全信。姑以西洋參三錢。偕附子飲之。仍回葉宅。夜二鼓。叩門聲甚急。啟門而錫常以肩輿來迎。至則汗出如膏。兩目直視。氣有出無入。猶賴服過參附。陽未遽脫。適余偶帶人參錢許。同附子童便灌入。天明而汗止。陽回。始知人事。然猶聞聲卽暈。倦卧不能起者兩月。而後起坐。上工治未病。此之謂也。如此危急之證。不但誤治必死。卽治之稍遲。亦不及挽回。養生者醫理不可不知也。

恩榮按西醫以瘧疾爲麻拉星亞病菌。生滅代謝之間歇期。其原因爲一種之有機體動物之性質。屬原蟲類。由蚊屬之螫刺爲媒介。或草木濕腐毒氣傳染入於血液。脾獨腫大。中國謂之瘧母。非久瘧始有此狀。治法以殺有機體爲主。

金雞納霜

更補其血液。服藥不應。宜徙遷他處。改變水土。

與中醫內經學說異

內經

言瘧疾原因證候甚詳。亦極精。此案色天脈微。動易出汗。已陷於亡陽之危象。故急進參附以復其元。元復而邪自退。挽回救急之方。無以易此。

又按西醫以童便人中黃紫河車等腐敗穢物。既乖消化之生理。尤悟物性之分化。尿液爲一種性毒流質。然飲之無害者。因飲入經肝臟之滅毒作用。化分後可無礙。然終不敢謂治病有功。此一偏之論也。傷寒下利。厥逆無脈。白通加豬膽人尿。茲不用豬膽臟器之苦。而取人尿臟液之鹹。以苦從火化。而鹹資水潤。從陰引陽。深合經旨。

痢

崇明施姓遷居郡之盤門。其子患暑毒血痢。晝夜百餘行。痛苦欲絕。嘉定張雨亭其姻戚也。力懇余診之。余曰：此熱毒蘊結。治之以黃連阿膠等藥。一服而去十之七八矣。明日再往。神清氣爽。面有喜色。余有事歸家。約隔日重來。歸後遇風潮。連日行舟斷絕。三日後乃得往診。病者怒目視余。問以安否。厲聲而對曰：用得好藥。病益重矣。余心疑之。問其父。曾服他人藥否。隱而不言。余甚疑之。辭出。有二醫者入門。因託雨亭訪其故。其父因余不至。延郡中名醫。仍進以人參乾薑等藥。給病者曰：視汝脈者。此地名醫。而藥則用徐先生方也。及服而痛愈劇。痢益增。故恨余入骨耳。豈不冤哉。又聞服藥之後。口乾如出火。欲啖西瓜。醫者云：痢疾喫西瓜必死。欲求涼水。尤禁不與。因給其童取井水嗽口。奪盤中水飲其半。號呼



兩日而死。近日治暑痢者。皆用傷寒論中治陰寒入臟之寒痢法。以理中湯加減。無不腐臟慘死。甚至有七竅流血。而醫家喘家視爲一定治法。死者接踵。全不知悔。最可哀也。

### 本文黃連阿膠等藥

恩榮按傷寒下痢便膿血屬冷痢。桃花湯。赤石脂乾薑粳米。熱痢下重。白頭翁湯。白頭翁黃連黃蘗秦皮。千金方論痢有四種。冷熱疳蟲。冷則白。熱則赤。疳則赤白相雜。蟲則純利。痰血熱則多。益黃連去乾薑。冷則加以熱藥。疳蟲濕蘊。下蝕陰肛。赤血痢并不痛。由濕入脾。蟲氣在肛。以藥吹灌下部。外治變法。思想極新。本案黃連阿膠等藥。卽白頭翁湯加阿膠。以久下亡陰。痛苦欲絕。陰液內竭。故憶愚少時患痢久不愈。用



南京中醫藥大學圖書館版權所有  
1964

白頭翁法加阿膠不應。乃去阿膠。一服而愈。八九暑毒血痢。西瓜卽天生白虎的對之方。乃不知用。殆死生固有數耶。又按西醫赤痢粘液者。腸內腐爛處有膿也。血液者腐爛處壞及血管也。裏急後重者。腐爛處密邇肛門。卽在直腸也。如累及肚腹胞膜最危險。此生理解剖學檢驗現狀。新近發明赤痢亞美巴菌。能釀成痢膿。製爲血清。名赤痢血清療法。見義

上瘟疫案然亦無實效。

東山葉寶倫患五色痢。每日百餘次。余悉治痢之法治之。五六日疾如故。私竊怪之。爲撫其腹。內有塊大小各一。儼若葫蘆形。余重揉之。大者裂破有聲。暴下五色濃垢斗許。置烈日中。光彩眩目。以後痢頓減。飲食漸進。再揉其小者。不可執持。亦不能消。痢亦不全。

止。令其不必專力治之。惟以開胃消積之品稍稍調之。三四月而後塊消痢止。大抵積滯之物久則成囊成癖。凡病皆然。古人原有此說。但元氣已虛。不可驟消。惟養其胃氣。使正足自能驅邪。但各有法度。不可并邪亦補之耳。

恩榮按下痢多由飲食致疾。積滯之物不消。久而成癖。有形。

不可驟消。洄溪嘗謂積病最宜外治。手術亦外治之法千金肝臟堅

癥積聚。第五方論。肝之積從少腹起。居臍上左右裹膿血。居

腸胃之外。不可治。治之每切按之。致死。今胃之積從大腹起。

居臍下裹膿血。居腸胃之內。本難治。治之但重揉之。暫去。繼與

開胃消積之品。健運有權。則廓清自易。本案意殆本於此。

又按宿食暴癥。初起有吐法。千金方治卒暴癥。腹中有物堅。



如石痛如斫刺。晝夜啼呼。不治百日死。用牛膝二斤切。以酒一斗浸之。煎取半升。一服便吐去宿食。神效。

本文採塊下濃垢

恩榮按西醫科學。有精神療治。肌體療治。手術療治。揉法亦手術之偶合。近世丁氏著書。謂醫學先自單簡之經驗。為始。其後實際的醫學。專以治療疾病為目的。漸發達。隨自然科學之進步。理論的醫學亦發達。終至實驗與理論相符。吾人今日所有之科學知識。皆賴先輩之失敗與努力。益趨於完全之域。或時反有過誤。連綿日久。遂為吾人所有。此通論也。果能將中醫盡力考求。中藥極力研究。窮病變之性質。考物理之證應。必有最新之發明。以貢獻於社會者。



瘧痢

東山姜錫常。氣體素弱。又患瘧痢。每日一發。寒如冰而熱如炭。隨下血痢百餘次。委頓無生理。因平日相契。不忍委之。朝夕診視。爲分途而治之。寒禦其寒。熱清其熱。痢止其痢。俱用清和切病之品。以時消息。而最重者在寶其胃氣。無使生機。又絕經云。食養盡之。無使過之。傷其正也。諸證以次漸減而愈。或謂如此大虛。何以不用峻補。余曰。寒熱未止。必有外邪。血痢未清。必有內邪。峻補則邪留不去。如此虛人。可使邪氣日增乎。去邪毋傷正。使生機漸達。乃爲良策。錫常亦深會此意。而醫理漸明。嗣後小病皆自治之。所謂三折肱者也。

本文瘧痢分途治法

恩榮按千金方有疝濕痢。翼方疝濕門。疝濕之爲病。或熱或寒。或痢或斷。皆疝蟲濕麤所爲。此案先瘡後血痢。不必盡由疝濕。寒熱未止。必有外邪。血痢未清。必有內邪。因語診斷。何等明確。內經有先治其本。後治其標。先治其標。後治其本之良法。又曰治熱以寒。治寒以熱。正治也。寒因熱用。熱因寒用。從治也。千金更有脾熱腸寒。脾寒腸熱之丸方。病情既雜。卽用藥隨之。天下無難治之病矣。

又按西醫對證的療法。頭痛則醫痛。肺欬則醫欬。發熱則退熱。不眠則安眠。對其證候而療治之。不問其原因在何所也。倘用原因療治而不能獲效。於是對證的療法神奇矣。此案分治作用。并非不究原因。特爲應變之妙術。古方大黃附子

湯黃連理中湯攻補兼施涼熱互用不一而足似奇實正可  
以隅反。

畏寒

洞庭卜夫人患寒疾。有名醫進以參附。日以爲常。十年以來服附  
子數十觔。而寒愈劇。初冬卽四面環火。綿衣幾重。寒慄如故。余曰  
此熱邪併於內。逼陰於外。內經云熱深厥亦深。又云熱極生寒。當  
散其熱使達於外。用蘆根數兩煎清涼疎散之藥飲之。三劑而去  
火。十劑而減衣。常服養陰之品。而身體溫。逾年附毒積中者盡發。  
周身如火燒。服寒涼得少減。旣又遍體及頭面口鼻俱生熱瘡。下  
體俱腐爛。膿血淋漓。余以外科治熱毒之法治之。一年乃復。以後  
年彌高而反惡熱。與前相反。如不知其理而更進以熱藥。則熱併



北京中醫藥大學圖書館版權所有

可公... 畏寒... 一... 子... 壹... 壹... 書... 之一

於內寒併於外陰陽離絕而死。死之後人亦終以爲陽虛而死也。  
本文熱瘡下體腐爛膿血淋漓外治法

恩榮按人身之熱氣陽氣也。西醫以爲炭氣。又以爲人體體  
氣溫體過高則熱。太低則寒。陽氣不週於身。則熱氣內鬱。經  
言陽氣者閉塞地氣者即陰冒明掩翳而沒其日月之光。畏  
寒所由生也。參附助火。經曰少火氣壯。又曰少火生氣。壯火  
之氣衰。衰則散。故又曰壯火散氣。寒之所以愈劇也。清涼疏  
散宣通其熱氣而潛透其陽光。此物理化學之精。聖人服天  
氣而通神明。內經中醫之生理病理學。與西醫何以異哉。  
恩榮按千金癰疽熱毒外治。有藜蘆膏。藜蘆黃連黃芩礬石  
雄黃松脂。猪膏煎傅法。紫葛貼方。有紫葛由跋白斂升麻木





香大黃黃連黃芩榆白皮赤小豆治下篩。生地黄汁和傅法。  
又生地黄汁煎如膠。作餅貼法。惡瘡烏膏。升麻杏仁竹灰防  
己芎藭烏頭巴豆黃連黃蘗雄黃雌黃胡粉真朱松脂蠟亂  
髮。猪膏煎傅法。火丹毒。升麻膏。升麻漏蘆連翹白薇蒴藿黃  
芩梔子芒硝枳實。猪膏煎傅法。火赤丹。升麻湯。升麻漏蘆蒴  
藿黃芩梔子芒硝熬塌法。赤小豆鯽魚肉同擣。水和傅法。皆  
可斟酌善用。

畏風

嘉善許閣學竹君夫人抱疾。醫過用散劑以虛其表。繼用補劑以  
固其邪。風入營中。畏風如矢。閉戶深藏者數月。與天光不相接。見  
微風則發寒熱而暈。延余視。余至臥室。見窗榻皆重布遮蔽。又張

帷於牀前。煖帳之外。周以氈單。診其脈微。更無陽。余曰。先爲藥誤。而避風太過。陽氣不接。衛氣不閉。非照以陽光不可。且曬日中。藥乃效。閣學謂見日必有風。奈何。曰。姑去其瓦。令日光射下。曬之行。如如法行之。三日而能啟窗戶。十日可見風。諸病漸愈。明年閣學挈眷赴都。舟停河下。邀余定常服方。是日大風。臨水窗候脈。余甚畏風。而夫人不覺也。蓋衛氣固。則反樂於見風。此自然而然。不可勉強也。

雄按論證論治。可與戴人頡頏。

恩榮按。凡人居處。宜多得日光。與空氣。清空之氣。即風也。熱氣之動。

盪。與光氣之動盪。但以日爲迴旋。西醫論臥室。宜透日光。多開窗戶通風。人居暗室。不見日光。則血之紅色必淡。血液不

週於身。則貧血而形瘦。故經曰天運當以日光明。陽因而上。衛外而爲固者也。太陽光線能令全體堅壯。曬時首次五分鐘。漸漸增加。八日內共曬一小時。兩星期後每日二次。共三小時。收效極佳。畏光者更用暗色眼鏡或遮光布紙。此又防護之療治也。本案去瓦啟窗。深得衛生要旨。天然療法。何中何西。會而通之可也。

痰

嘉興朱宗周。以陽盛陰虧之體。又兼痰凝氣逆。醫者以溫補治之。胸膈否塞而陽道痿。羣醫謂脾腎兩虧。將恐無治。就余於山中。余視其體豐而氣旺。陽升而不降。諸竅皆閉。笑謂之曰。此爲肝腎雙實證。先用清潤之品。加石膏以降其逆氣。後以消痰開胃之藥。滌



其中宮更以滋腎強陰之味鎮其元氣陽事卽通五月以後妾卽懷孕得一女又一年復得一子惟覺週身火太旺更以養陰清火膏丸爲常饌一或間斷則火旺隨發委頓如往日之情形矣而世人乃以熱藥治陽痿豈不謬哉

雄按今秋藩庫吏孫位申積勞善怒陡然自汗凜寒腕疼逆嘔吐苦水延余診之脈弦奕而滑形瘦面黎苔黃不渴洩赤便難以二陳去甘草加沙參竹茹枇杷葉竹葉黃連蕪仁爲劑渠云陽痿已卅月矣恐不可服此涼藥余曰此陽氣上升爲痰所阻而不能下降耳一服逆平痛定嘔罷汗止卽能安穀原方加人參旬日陽事卽通諸恙若失

恩榮按西醫以痰爲氣管所生之津液深呼吸器生命樹所



排泄。平人飲入於胃。食物之精華。上騰於水。恆積爲肺中之痰。但稀如蛋青。有亦不多。發生炎證。則循環機血液必障礙。胸膈閉塞不通。痰凝稠結。心肺兩阻。生痰清陽不能上宣。其理易明。肝腎雙實。生痰真陽不能下達。其義難識。此循環臟器運行升降之實理。亦精液肌體變化作用之生理。西醫或未見及也。

蘇州府治東首楊姓。年三十餘。以狎遊私用父千金。父庭責之。體虛而兼鬱怒。先似傷寒。後漸神昏身重。醫者以爲純虛之證。惟事峻補。每日用人參三錢。痰火愈結。身強如尸。舉家以爲萬無生理。余入視時。俱環而泣。余診畢。又按其體。徧身皆生痰核。大小以千計。余不覺大笑。泣者盡駭。余曰。諸人之泣。以其將死耶。試往府中。

借大板重打四十。亦不死也。其父聞之頗不信。曰：如果能起。現今喫人參費千金矣。當更以千金爲壽。余曰：此可動他人。余無此例也。各盡其道而已。立清火安神極平淡之方。佐以末藥一服。三日而能言。五日而能坐。一月而行動如常。其時牡丹方開。其戚友爲設飲花前以賀。余適至。戲之曰：君服人參千金而幾死。服余末藥而愈。藥本可不償乎。其母舅在旁曰：必當償。先生明示幾何。余曰：增病之藥值千金。去病之藥自宜倍之。病者有惶色。余曰：無恐。不過八文錢買葡萄子爲末耳。尚有服贖者。羣取視之。果葡萄子也。相與大笑。其周身結核皆補住。痰邪所凝成者半載方消。邪之不可留如此。幸而結在膚膜。若入臟則死已久矣。

雄按今夏劉午亭年六十三歲。久患痰喘自汗。羣醫皆以爲

虛補劑備施。竟無效。徐月巖囑其挽。余視之。汗如雨下。屬不  
停揮。睛凸。額高。面浮。頸大。胸前否塞。脈滑而長。妻女哀求。慮  
其暴脫。余曰。將塞死矣。何脫之云。與導痰湯。加旋覆海。石澤  
瀉。白前。一飲而減。七日後。額門始平。而月而愈。繼有顧某年  
五十六歲。肥白多痰。因啖蓮而月。漸覺不飢。喘逆自汗。無眠。  
以爲虛也。屢補之後。氣逆欲死。速余視之。苔黃。瘦赤。脈滑不  
調。以清肺滌痰治之而愈。旋以茯苓飲善其後。

恩榮按痰無補法。人參益氣。氣有餘便是火。痰凝氣結。入於

胸膈則否塞。入於腎臟則陽痿。楊案入於經絡膚膜則結核。本案

兩案皆誤補。治法開胃安神。仍以消痰清火爲根本。極平淡  
亦極神奇。彼好用熱藥治痰者。可以悟矣。

痰喘

松江王孝賢夫人。素有血證。時發時止。發則微嗽。又因感冒。變成痰喘。不能著枕。日夜俯几而坐。竟不能支持矣。是時有常州名醫法丹書調治無效。延余至。余曰。此小青龍證也。法曰。我固知之。但弱體而素有血證。麻桂等藥可用乎。余曰。急則治標。若更喘數日。則立斃矣。且治其新病。愈後再治其本病可也。法曰。誠然。然病家焉能知之。治本病而死。死而無怨。如用麻桂而死。則不咎病本無治。而恨麻桂殺之矣。我乃行道之人。不能任其咎。君不以醫名。我不與聞。君獨任之可也。余曰。然。服之有害。我自當之。但求先生不阻之耳。遂與服。飲畢而氣平。就枕。終夕得安。然後以消痰潤肺。養陰開胃之方。以次調之。體乃復舊。法翁頗有學識。並非時俗之醫。



然能知而不能行者。蓋欲涉世行道。萬一不中。則謗聲隨之。余則不欲以此求名。故毅然用之也。凡舉事一有利害關心。卽不能大行我志。天下事盡然。豈獨醫也哉。

雄按風寒外束。飲邪內伏。動而爲喘嗽者。不能舍小青龍爲治。案中云感冒。是感冒風寒。設非風寒之邪。麻桂不可擅用。讀者宜有會心也。

### 痰喘亡陰

蘇州沈母患寒熱痰喘。挽其婿毛君延余診視。先有一名醫在座。執筆沉吟曰。大汗不止。陽將亡矣。奈何。非參附熟地乾薑不可。書方而去。余至。不與通姓名。俟其去。乃入診。脈洪大。手足不冷。喘汗淋漓。余顧毛君曰。急買浮麥半合。大棗七枚。煮湯飲之可也。如法



服而汗頓止。乃爲立消痰降火之方。二劑而安。蓋亡陽亡陰相似。而實不同。一則脈微汗冷如膏。手足厥逆而舌潤。一則脈洪汗熱不粘。手足溫和而舌乾。但亡陰不止。陽從汗出。元氣散脫。卽爲亡陽。然當亡陰之時。陽氣方熾。不可卽用陽藥。宜收斂其陽。氣不可不知也。亡陰之藥。宜涼。亡陽之藥。宜熱。一或相反。無不立斃。標本先後之間。辨在毫髮。乃舉世更無知者。故動輒相反也。

雄按吳馥齋令妹。體屬陰虧。歸沈氏後。余久不診。上年聞其久嗽。服大劑滋補。而能食肌充。以爲愈矣。今夏延診。云嗽猶不愈。及往視。面浮色赤。脈滑不調。舌絳而乾。非肉不飽。曰此痰火爲患也。不可以音嘶脇痛。遂疑爲損怯之未傳。予清肺化痰藥爲丸。噙化。使其廓清上膈。果膠痰漸吐。各恙乃安。其

形復瘦。始子養陰善後。病者云。前進補時。體頗漸豐。而腰間  
疼脹。略一撫摩。嗽卽不已。自疑爲痰。而醫者謂爲極虛所致。  
補益加峻。致釀爲徧體之痰也。

恩榮按西醫以肺中小氣管痰結塞。忽然收縮。氣不通行。膈

肉向上挺住。翕而不張。氣偏不得出。因之欬喘。此體肌物理

之變化。治法祛痰開喘。衣必格。或乍波蘭的。爲發表類中最

要藥。近始發明麻黃精。明中土麻黃發表定喘之效力。桔梗

效亦新近發明。但用以治一切痰喘證。不審孰爲肺喘。孰爲腎喘。未

知麻黃爲傷寒伏飲的對之方也。一或誤治。陽亡而陰亦絕。

非表實無用麻黃之理。一經開散。卽須易方。喘汗淋漓。津液

將竭。參附回陽。陽未回而火已煽。浮麥清火。火漸降而痰亦



消不治喘而喘定。後案特明亡陽亡陰治法。理化精深。彼詆  
中醫妄談陰陽。絕無實質檢驗智識。失科學上之根據矣。  
觀察毛公裕年屆八旬。素有痰喘病。因勞大發。俯几不能臥。著七  
日。舉家驚惶。延余視之。余曰。此上實下虛之證。用清肺消痰飲。送  
下人參小塊一錢。二劑而愈。毛翁曰。徐君學問之深。固不必言。但  
人參切塊之法。此則聰明人以此術奇耳。後歲餘病復作。照前方  
加人參煎入。而喘逆愈甚。後延余視。述用去年方。而病有加。余曰。  
莫非以參和人藥中耶。曰。然。余曰。宜其增病也。仍以參作塊服之。  
亦二劑而愈。蓋下虛固當補。但痰火在上。補必增盛。惟作塊。則參  
性未發。而清肺之藥已得力。過腹中。而人參性始發。病自獲痊。此  
等法。古人亦有用者。人自不知耳。於是羣相歎服。

雄按痰喘礙眠。亦有不兼虛者。黃者華年踰五旬。自去冬因勞患喘。迄今春兩旬不能臥。顧某作下喘治。病益甚。又旬日。迓余視之。脈弦滑。苔滿布。舌邊絳。乃冬溫薄肺。失於清解耳。予輕清肅化藥治之。而痊。至參不入煎。欲其下達。與丸藥噙化。欲其上戀。皆有妙義。用藥者勿以一煎方爲了事也。又有虛不在陰分者。余治方嘯山。今秋患痰喘汗多。醫進清降藥數劑。遂便溏肢冷。不食礙眠。氣逆腕疼。面紅汗冷。余診之。脈弦奕無神。苔白不渴。乃寒痰上竇。腎陽下虛也。以真武湯去生薑。加乾薑五味。人參厚朴杏仁一劑。知二劑已。又治顧某體肥白。脈沉弱。痰喘易汗。不渴痰多。啜粥卽嘔。以六君去甘草。加厚朴杏仁薑汁川連。蓋中虛痰滯也。投匕果痊。



恩榮按西醫調劑所用皆人功化學無天然原料對於藥物之配合與禁忌如遇不適口者入空丸即丸殼或膠囊而後吞嚥使之越過喉頭藥力到胃而性味始發其法甚巧然此特製劑之作用而非病理之變通不能以同一效能之藥先後顯分其功力古人製劑上實下虛上熱下寒或先攻而後補或假寒而真熱分治從治其始則異其終則同語本內經名醫類案痔血門胃寒腸熱腸風臟毒專以腸風臟毒為主外加養血之藥裏之使不傷胃氣合藥入胃後入腸入胃時裏藥未化入腸則裏藥化而君藥始見兩不相妨即此意古人用藥或丸加外廓珠砂為衣金薄為衣之類或以水照準繩眼科有照水丸或以冰煎熱藥冰煮具有巧思中醫生理化學之根柢非僅挾其經驗之成績以傲西醫也

飲癖

洞庭席載岳。素脇下留飲。發則大痛嘔吐。先清水。後黃水。再後吐黑水而兼以血。哀苦萬狀。不能支矣。愈則復發。余按其腹。有塊在左脇下。所謂飲囊也。非消此則病根不除。法當外治。因合蒸藥。一料用麵作圍。放藥在內。上蓋銅皮。以艾火蒸之。日十餘次。蒸至三百六十火而止。依法治三月而畢。塊盡消。其病永除。年至七十七而卒。此病極多。而醫者俱不知。雖輕重不一。而蒸法爲要。

雄按今夏江陰沙沛生。齏升。患胸下痞悶。腹中聚塊。卧則脯間有氣下行至指。而惕然驚寤。余謂氣鬱飲停。治以通降。適渠將赴都。自慮體弱。有醫者迎合其意。投以大劑溫補。初若相安。旬日後神呆不語。目眩不飢。便閉不眠。寒熱時作。復延余診。按其心下則濯濯有聲。環臍左右塊已纍纍。溺赤苔黃。



脈弦而急。幸其家深信有年。旁無掣肘。凡通氣滌飲。清絡舒肝之劑。調理三月。各恙皆瘳。

本文脇下留飲發則大痛嘔吐。先清水後黃水。再後黑水兼血。有塊在左脇下。

恩榮按此懸飲也。千金論飲水後流在脇下。欬唾引痛。謂之

懸飲。

語本  
金匱

其氣逆於兩脇。故水飲積聚。千金列之肝臟。水走

腸間。故痰飲澀結。千金又列之大腸。先吐清水。隨積隨吐。胃

口水也。後吐黃水。積久必濁。胃中水也。再吐黑水。久濁成污。

胃底水也。

兼血則傷及大腸。以大腸多氣多血。

語本  
內經

故有塊

在脇下。即大腸部位。其初為水。其積為痰。痰水結聚則成澀

囊。在經絡腸胃膜外。非煎劑所能及。千金外治法。祇有膈上





痰飲熨方。不開口苦瓢湯。煮五沸。以物裹熨膈上。千金胃腑

第十五

吐噦逆門惡心附方用苦瓢穰并子一升碎酒水三升煮一

升頓服須臾吐并下蝦蟇衣三升本經苦瓠治大水面目四

肢浮腫下水令人吐改用熨法不致傷胃洄溪變其法用蒸藥有蒸臍法丁香木

香半夏南星川烏歸身玉桂冰麝乳香大黃硝雄黃白菴蟻

窠山甲如法日十餘次藥味隨症加減其藥用酒薑汁拌濕

亦可隨病所在蒸之外食積者消食痰積者開痰蟲積者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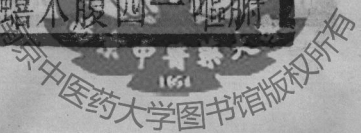
蟲古入自有成方通陽破陰攻堅宣絡獸蟲金石通靈神物

總在人善用而已。

恩榮按西醫痰飲之辨。痰稠而飲稀。痰有二。一為肺中之痰。

一為腸胃之痰。飲有二。一為腸胃中未化之飲。一為血液中

所化之飲。痰惟肺與腸胃間有之。飲則無處不到。實非水也。蓋痰乃胃中食物精華所化。及肺中氣液熏蒸而成。必有容



受之處。乃能藏之。人身惟肺與腸胃有隙可容。餘則實而難受。飲則血液所隨處能生痰。惟欬吐瀉三者可出之。不聞破肌得痰。不似飲之內淫臟腑中病。胞膜外溢肌膚也。或曰何以知痰由飲食氣液。不由血化。飲則由血化也。曰食入於胃。胃汁化之。狀如乳汁。其精華則週胃之吸液管吸之。運至近心之頸會脈。卽混爲血。其渣滓入腸爲糞。此食入於胃化血化糞者也。飲入於胃。胃週之迴血管吸之。過肺入心。運行週身上。蒸爲氣。外泄爲汗。下出爲溺。此飲入於胃。化氣化汗化溺者也。由此推之。液管失其功用。食物之精華。上騰於水者。亦積爲肺中之痰。如目病生眵。鼻病生涕者然。至由鼻而溜入腸間。則爲腸內之痰。是痰與血無涉也。或以爲可以流入

筋絡。及別有窠囊者。臆說也。飲則不然。人血中有水。血稀則水溢。血阻亦水溢。溢於內則病臟腑。溢於外則病肌膚。中醫學分病瘀血流滯。血化為水。四肢浮腫。皮血赤紋。名曰此飲。不血分。蘭臺軌範。腹脹水腫。有謂營湯與西醫說頗合。盡由肺胃而由血也。若但指胃中之飲。則是飲人之水。積而未化者。與痰同論。亦與食積同論。而與他處之飲異也。以上格致彙編。梁陽史琦稿。此痰飲變化之作用。與內經飲食入胃。游溢精氣。歸肺輸脾。清濁之徑各別。西醫雖據實質考驗。而生理之變化未醇。

### 翻胃

嘉興朱亭立。曾任廣信太守。向病嘔吐。時發時愈。是時吐不止。粒米不下者三日。醫以膈證回絕。其友人來邀診。余曰。此翻胃證。非膈證也。膈乃胃脘乾枯。翻胃乃痰火上逆。輕重懸殊。以半夏瀉心



湯加減治之。漸能進食。尋復舊。從此遂成知己。每因飲食無節。時時小發。且不善飯。如是數年。非余方不服。甚相安也。後余便道過其家。謂余曰。我遇武林名醫。謂我體虛。非參附不可。今服其方。覺強旺。加餐。余謂此乃助火以腐食。元氣必耗。將有熱毒之害。亭立笑而腹非之。似有恨不早遇此醫之意。不兩月。遣人連夜來迎。卽登舟。抵暮。人其寢室。見牀前血汗滿地。駭問故。亭立已不能言。惟垂淚引過。作泣別之態而已。蓋血涌斗餘。無藥可施矣。天明而逝。十年幸活。殞於一朝。天下之服熱劑而隱受其害者。何可勝數也。

本文助火腐食元氣必耗將有熱毒之害

恩榮按西醫無助火之說。壯心補腦。使暖性由腦氣筋傳入於腦。精神日振。胃氣日強。味苦者多補。如噉哪黃連。味酸者

多補。如硝強水。酸醋。皆助胃力。中醫補劑多主參附。治法不同。然西說又謂人身之生活。與病情之變化。必賴自然體力之抵抗。以完全生理之治療。如榮養衰弱。但投以健胃消化諸劑。祇能得生理上暫時補助。不能得解剖上永久之恢復。助火腐食。氣食。壯火。火極生熱。毒害必多。均犯中西醫藥之忌。可不慎歟。

雄按服溫補藥而強旺加餐。病家必以為對證矣。而孰知隱受其害哉。更有至死而猶不悟者。目擊甚多。可為歎息。

婁門范昭。素患翻胃。粒米不能入咽者月餘。胸中如有物蠢動。余曰此蟲膈也。積血所成。舉家未信。余處以開膈末藥。佐以硫黃。三劑後吐出瘀血半甌。隨吐蟲二十餘枚。長者徑尺。短者二寸。色微

滄海醫案卷九  
紫其腸俱空。乃藥人而蟲積食之。皆洞腸而死者。舉家驚喜以爲病愈。余曰未也。姑以粥與之。連進二碗。全然不嘔。更覺寬適。頃之粥停不下。不能再食。余曰胃腑已爲蟲蝕。無藏食之地。無救也。辭不復用藥。不旬日而卒。

本文蟲膈積血所成

恩榮按噎膈腕管窄隘。無開拓之法。徐批葉案。噎膈必有瘀血頑痰。逆氣阻膈。胃氣尙未成者。用消瘀去痰降氣之藥。如桃仁紅花韭白汁鬱金瓜蒌皮竹瀝。大便瀼結。製大黃之類。可療十一。未有言及蟲膈。因蟲爲患。此案補出。煞有關係。

本文開膈藥末佐以硫黃

恩榮按于金大腸十七卷九蟲門。有肺蟲胃蟲蟻蟲。爲人害

患。首論凡治諸病。皆須去諸蟲。并痰飲宿癖。蓋大腸多血多

氣。主津所生病。內經見胃中水穀所歸。胃弱腸虛。土氣衰微。或

受於冷。仁傷於熱。易生諸蟲。依於腸胃之間。隨其變動而成

諸患。上於膈則為噎膈。胃口焦枯。不能飲食。十死八九。千金

治蟲諸方。檳榔韭汁。消積通瘀。降氣殺蟲。最要。胡粉雄黃硫

黃。更用雞子或白蜜。或羊臙汁。空腹和服。先誘之。而後攻之。

使蟲食而死。其法神秘。孰知蟲食過盡。胃腑亦空。與臟俱絕

耶。

又按外臺療百蟲方。石榴皮。東引者一握。道家書謂石榴為三口酒言三口蟲得此即醉

檳榔七枚。水煎服。先嚼鹿脯咽汁。即進之。每月一二三日吃

藥必瘥。以蟲頭向上。月三五以後不效。以蟲頭向下也。服藥

翻胃 三 洽盧叢書之二



前日莫食。其蟲吃藥之後。利出或內消。皆瘥。忌食生膾白酒。諸冷物月餘。

呃

郡中陸某患呃逆。不過偶爾胃中不和。挾痰挾氣。世俗所謂冷呃也。不治自愈。非若病後呃逆。有虛實寒熱之殊。關於生死也。陸乃膏梁之人。從未患此。遂大懼。延醫調治。醫者亦大駭云。此必大虛之體。所以無病見此。卽用人參白朮等藥。痰火凝結。而胃絡塞。呃遂不止。病者自問必死。舉家驚惶。余診視之。不覺狂笑。其昆仲在旁。怪而問故。余曰。不意近日諸名醫冒昧至此。此非病也。一劑卽愈。以瀉心湯。加旋覆花。枇杷葉。果一劑而呃止。越一月呃又復發。仍用前日諸醫治之。數日而死。其老僕素相熟。偶遇於他所。問其



主人安否。因述其故。余曰前幾死。我以一劑救之。何以蹈覆轍。曰衆論紛紛。謂補藥一定不錯。直至臨死時。欲來敦請。已無及矣。嗚呼。豈非命耶。

雄按吳雨峯大令。年七十一歲。今秋患感發熱。而兼左脇偏痛。舌色乾紫無苔。稍呷湯飲。小溲卽行。不食不便。脈洪且數。余知其平素津虛脾約。氣滯痰凝。連予輕肅宣濡之劑。熱漸緩。脇漸舒。而舌色不潤。仍不喜飲。溲赤便閉。呃忒頻來。舉家皇皇。余曰無恐也。便行卽止矣。踰二日。連得暢解。脈靜身涼。舌色有津。呃仍不減。人皆謂高年病後之虛。呃議用鎮補。余曰此氣爲痰阻。升降失調。得食不舒。平時無噎。是其徵也。授以枳桔湯。加萹薤菖蒲橘半柴胡。果一劑知。二劑已。



癰

學宮後金汝玉。忽患小便不通。醫以通利導之。水愈聚而溺管益塞。腹脹欲裂。水氣冲心。卽死。再飲湯藥。必不能下。而反增其水。余曰。此因溺管閉極。不能稍通也。以發腫藥塗之。使溺器大腫。隨以消腫之藥解之。一腫一消。溺管稍寬。再以藥湯洗小腹而擠之。蓄溺涌出而全通矣。此無法中之法也。

木瀆某小便閉。七日腹脹如鼓。偃僕不能立。冲心在頃刻矣。就余山中求治。余以鮮車前根搗爛敷其腹。用諸利水藥內服。又煎利水通氣藥。使坐湯中。令人揉擠之。未幾溺逆出。灑及揉者之面。溺出斗餘。其所坐木桶幾滿。腹寬身直。徜徉而去。

雄按兩外治法皆妙

本文管閉不通一腫一消法

恩榮按溺管變窄不通。西醫用放溺筩放出。急則治標。法最捷。或用冰塊按小腹。或凍水貯便壺。夾腎囊下。西醫便壺用玻璃器頗潔令膀胱收縮而溺出。皆意外法。

本文利水通氣藥洗浸及擠法

恩榮按千金淋閉門。內治有桑白皮車前子煎服。或紫苑末并華水服。三指撮血出立通。又煮豉一升。一沸納鹽一合頓服。諸法外治。有熬鹽熱熨小腹。冷復易。及臍中着鹽灸法。皆可採。

又接近有人小便不通。溺時痛苦欲死。一醫疏方。用茯苓四兩。藕節廿枚。着燉人參一兩備用。服藥後有頃。急欲小便。痛

極欲號。卽取水桶令裸體入坐。冷水着身。小便如泉涌。使人  
挾坐。進參湯。精神復。病如失。醫謂膀胱氣化。水臟爲州都之  
官。腠理皮毛其應。見水而溺者。皮毛疏蕩。氣化得行。君不見  
豕之涉河乎。足一到水。身則微震而溺出。淺而易明。問何以  
又服茯苓。曰溺閉有冷水之滌蕩。不可無茯苓之滲利。二者  
相需爲用。藕節通竅。通管通瘀。尤匪夷所思。

又按西醫以內腎司溺。爲排泄尿液肌體。溺管直透腎內。成  
一溺囊。溺之分泌收縮。順利與否。全關內腎。而不關膀胱。與  
經言腎爲二便之關。腎虛則溲溺變之義。未嘗不合。但以腎  
專司溺。如肝之主生膽汁。心之主舒縮靈機。此外別無作用。  
則腎之一經。全體失其效能。未爲通論。經以膀胱氣化能出。



利水通氣自是正法。其別有原因。亦當於病理診斷學求之。  
水腫

洞庭席君際飛。形體壯實。喜飲善啖。患水腫病。腫由於水。脹由於氣。先從足起。遂及徧身。腰滿腹脹。服利水之藥稍快。旋即復腫。用鍼針之水。從鍼孔出則稍寬。鍼眼閉則復腫。內經有刺水病之法。其穴有五十七。又須調養百日。且服閉藥。而此法失傳。所以十難療一。余所治皆愈。而復發遂至不救。雖因病者不能守法。亦由醫治法不全耳。惟皮水風水則一時之驟病。驅風利水。千金論腰以下腫當利小便。腰以上腫當發汗。內經無不立愈。病固各不同也。

本文水腫先從足起遂及徧身腰滿腹脹

恩榮按千金論凡水腫之病先兩目上腫起如老蠶色俠頸



脈動。股裏冷。脛中滿水。未成按之沒指。腹內轉側有聲。此其候也。義本內經不即治之。須與身體稍腫。腹中盡脹。按之隨手起。水為已成。今徐案先從足起。遂及徧身。腰滿腹脹。從下而上。本乎地者親下。病起飲食不節。濁濕蒸熱。下流不清。經絡閉塞。宣泄無路。故非予針刺導引清流不可。

又按千金。水腫實。由於水。水走皮膚。水氣皆實。小便無因水。不澀黃。蓄積久留而溢於四肢。面目俱腫。與腹脹四肢面目不腫。因氣閉不行。而後水脹者不同。但水走皮膚。皆從虛損。內連臟腑。內經除開鬼門。潔淨府。及雞矢醴。消積下氣。通利大小便。餘無別法。洄溪謂刺穴法不傳。復發又無治法。十不療一。昔扁鵲嘗謂人之患在病多。醫之患在術少。不其然歟。

